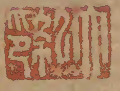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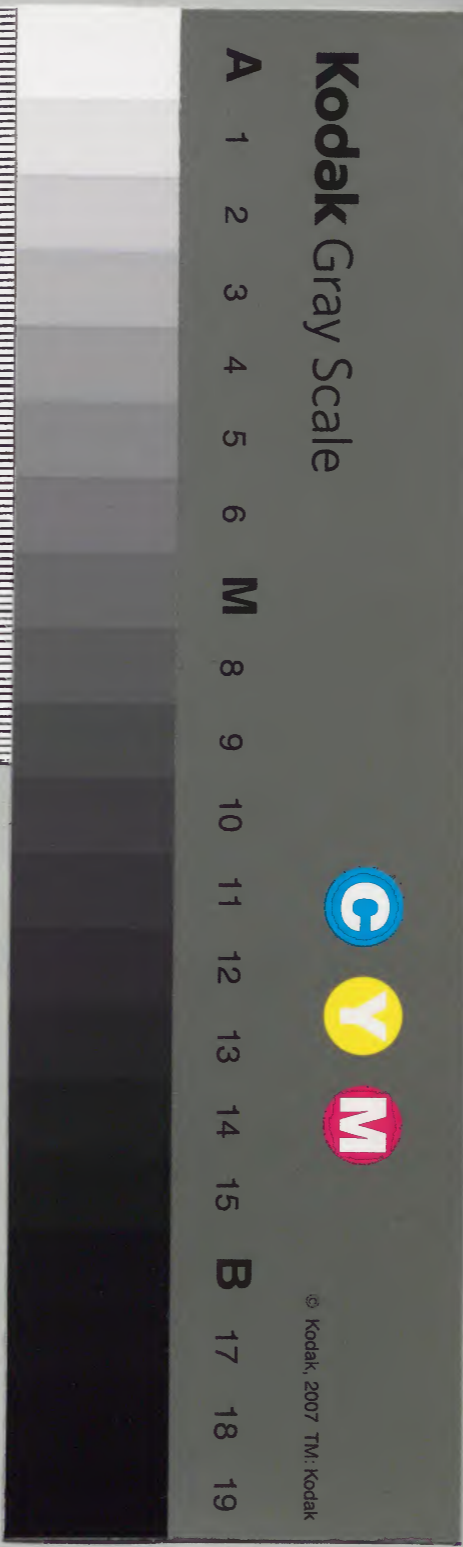


拍案齋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7858
冊數	8 (2)
函號	附 2 7



刻拍案驚奇卷之三

權學士權認遠鄉姑

白孺人白嫁親生女

詞云

世間奇物緣多巧。不怕風波顛倒。遮莫一時開了。

到底還完好。豐城劍氣冲天表。雷煥張華分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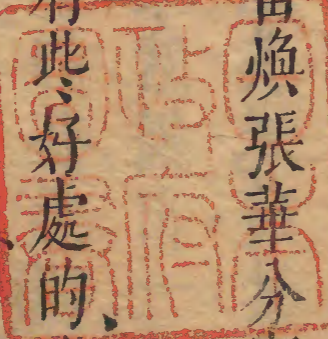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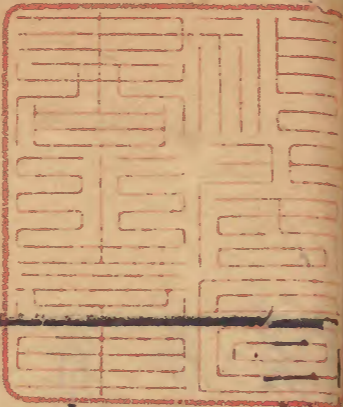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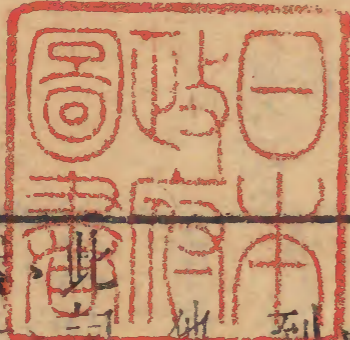
他日偶然齊到。津底雙龍裊。

此詞名桃源憶故人。說着世間物事。有此好處的。雖

然一時折開。後來必定遇巧。得令那豐城劍氣是怎

麼說。晉時大臣張華。字茂先。善識天文。能辨古物。一

日看見天上斗牛分野之間。寶氣燭天。曉得豫章豐



二刻驚奇

卷之三

一

尚友堂

城縣中當有奇物出世有个朋友雷煥也是博物的
人遂選他做了豐城縣令托他到彼專一為訪尋發
光動天的寶物分付他道光中帶有殺氣此必寶劍
無疑那雷煥領命到了縣間看那寶氣却在縣間獄
中雷煥領了從人到獄中盡頭去處果然掘出一對
寶劍來雄曰純鈎雌曰湛盧雷煥自佩其一將其一
獻與張華各自寶藏自不必說後來張華帶了此劍
行到延平津口那劍忽在匣中躍出到了水邊化成
一龍津水之中也鑽出一條龍來湊成一雙飛舞昇
天而去張華一時驚異分明曉得寶劍通神只水中

便不該分開

這個出來湊成雙的不知何物因遣人到雷煥處問
前劍所在雷煥回言道先曾渡延平津口失手落于
水中了方知兩劍分而復合以此變化而去也至今
人說因緣湊巧多用延津劍合故事所以這詞中說
的正是這話而今說一段因緣隔着萬千里路也只
為一件物事湊合成了深為奇巧有詩為證

温嶠曾輸玉鏡臺 圓成鈿合更奇哉
可知宿世紅絲繫 自有媒人月下來

話說國朝有一位官人姓權名次卿表字文長乃是
南直隸寧國府人氏少年登第官拜翰林編脩之職

那翰林生得儀容俊雅，性格風流，所事在行，諸般得趣。真乃是天上謫仙人，中玉樹，他自登甲第在京師，爲官一載有餘。京師有個風俗，每遇初一十五二十五日，謂之廟市。凡百般貨物，俱趕在城隍廟前，直擺到刑部街上來賣，挨擠不開，人山人海的做生意。那官員每清閒好事的，換了便巾便衣，帶了一兩個管家長班，出來步走游看，收買好東西，舊物事，朝中惟有翰林衙門，最是清閒。不過讀書下棋，飲酒拜客，別無他事相干。權翰林況且少年心性，下處閒坐，不過每遇做市熱鬧時，就便出來行走。一日在市上看見

一個老人家，一張桌兒上擺着許多零碎物件，多是人家動用家伙，無非是些燈臺銅杓壺瓶碗碟之類，看不得在文墨眼裡的。權翰林偶然一眼瞟去，見就中有一個色樣奇異些的盒兒，用手去取來一看，乃是個舊紫金鈿盒兒，却只是盒蓋。翰林認得是件古物，可惜不全，問那老兒道：「這件東西，須還有個底兒在那里。」老兒道：「只有這個蓋，沒有見甚麼底。」翰林道：「豈有沒底的理？你且說這蓋是那裡來的，便好再尋着那底了。」老兒道：「老漢有幾間空房，在東直門賃與人住，有個賃房的一家四五口，害了天行症候，先歿

起意根草
亦是前緣
候之也

了一兩個後生那家子慌了帶病般去還欠下此房錢遺下這些東西作退帳老漢收拾得所以將來貨賣度日這盒兒也是那人家的外邊還有一個紙籠兒藏着有幾張故字紙包着幣也不曉得那半扇盒兒要做甚用所以擺在桌兒上或者遇個主兒買去也不見得翰林道我到要買你的可惜是個不全之物你且將你那紙籠兒來看老兒用手去桌底下摸將出來却是一個破碎零落的紙糊頭籠兒翰林道多是無用之物不多幾個錢賣與我罷老兒道些小之物憑命賞賜罷翰林叫隨從管家權忠與他一百

個錢當下成交老兒又在籠中取出舊包的紙兒來包了放在籠中雙手遞與翰林翰林叫權忠拿了又去市上去買了好幾件文房古物回到下處來放在一張水磨天然几上逐件細看多覺買得得意落後看到那紙籠兒扯開蓋取出紙包來開了紙包又細看那鈿盒金色燦爛果是件好東西顛倒相來到底只是一個蓋想道這半扇落在那里且把來藏着或者奏巧有遇着的時節也未可知隨取原包的紙兒包他只見紙破處裡頭露出一些些紅的出來翰林把外邊紙兒揭開來看裡頭却襯着一張紅字紙翰

林取出定睛一看道元來如此你道寫的甚麼上寫道

大時雍坊住人徐門白氏有女徐丹桂年方二歲有兄白大子曰留哥亦係同年生緣氏夫徐方原藉蘇州恐他年隔別無憑有紫金鈿盒各分一半執此相尋爲照

後寫着年月下面着个卍字翰林看了道元來是人
家婚姻照驗之物是个要緊的如何却將來遺下又
被人賣了也是个没搭煞的人了又想到這寫文書
的婦人既有丈夫如何却不是丈夫出名又把年月

真妄想誰
知真不妄

迭起指頭算一算看笑道立議之時到今一十八年
此女已是一十九歲正當妙齡不知成親與未成親
又笑道妄想他則甚且收起着因而把幾件東西一
同收拾過了到了下市又踱出街上來行走看見那
老兒仍舊在那里賣東西問他道你前日賣的盒兒
說是那一家掉下的這家人搬在那里去了你可曉
得老兒道誰曉得他一家人先從小的處起處得
來慌了連夜逃去而今敢是處絕了也不見得翰林
道他住在你家時有甚麼親戚往來老兒道他有个
妹子嫁與下路人住在前門以後不知那里去了多

存心甚好
宜其有美
緣也

年不見往來了。權翰林自想道：問得着時，還了他那件東西，也是一樁方便的好事。而今不知頭緒，也只索繇他罷了。回還寓所，只見家間有書信來，夫人在家中亡過了。翰林痛哭了一場，沒情沒緒，打點回家，就上个告病的本奉。聖旨權某准回籍調理病痊，赴京聽用。欽此。權翰林從此就離了京師，回到家中。來了話分兩頭，且說鈿盒的來歷。蘇州有个舊家子弟，姓徐名方，別號西泉，是太學中監生，爲幹辦前程，留寓京師多年，在下處岑寂，央媒娶下本京白家之女爲妾，生下一个女兒，是八月中得的，取名丹桂。同

時白氏之兄白大郎也生一子，喚做留哥。白氏女人家性子，只護着自家人，况且京師中人不知外方頭路，不喜歡攀扯外方親戚。一心要把這丹桂許與侄兒去。徐大學自是寄居的人，早晚思量回家，要留着結下路親眷，十分不肯。一日太學得選了閩中二尹，打點回家赴任，就帶了白氏出京。白氏不得遂願，戀戀骨肉之情，瞞着徐二尹，私下寫个文書，不敢就說許他爲婚，只把一个鈿盒兒分做兩處，留與侄兒做執照，指望他年重到京師，或是天涯海角，做个表證。白氏隨了二尹到了吳門，元來二尹久無正室，白氏

就填了孺人之缺，一同赴任，又得了一子，是九月生的，名喚糕兒。二尹做了兩任官回家，已此把丹桂許下同府陳家了。白孺人心下之事，地遠時乖，只得丟在腦後。雖然如此，中懷歎然，時常在佛菩薩面前默禱，思想還鄉尋鈿盒的下落。已後二尹亡逝，守了兒女，做了孤孀，纔把京師念頭息了。想那出京時節，好歹已是十五六個年頭，丹桂長得美麗非凡。所許陳家兒子年紀長大，正要納禮成婚，不想害了色癆，一病而亡。眼見得丹桂命硬，做了望門寡婦。一時未好許人，且隨着母親兄弟，穿些淡素衣服，扶着過日。正

是

孤辰寡宿無緣分，空向天邊盼女牛。

不說徐丹桂淒涼，且說權翰林自從斷了弦，告病回家，一年有餘，尚未續娶。心緒無聊，且到吳門間耍意圖尋訪美妾，因怕上司府縣知道，車馬迎送酒禮往來，拘束得不耐煩，揣料自己年紀不多，面龐嬌嫩，身材瓊小，傍人看不出他是官，假說是個游學秀才，借寓在城外月波菴隔壁靜室中。那菴乃是尼僧有個老尼喚做妙通師父，年有六十已上，專在各大家往來禮度，熟聞世情透徹，看見權翰林一表人物，雖然

門面話其實最好管
閑事者出家人也

不曉得是埋名貴人，只認做青年秀士，也道他不是落後的人，不敢怠慢，時常叫香公送茶來，或者請過菴中清話，權翰林也畧把訪妾之意問及妙通，妙通說是出家之人，不啻閑事，權翰林也就住口，不好說得是時，正是七月七日，權翰林身居客邸，孤形吊影，想着牛女銀河之事，好生無聊，乃咏宋人汪彥章秋闈詞，改其末句一字云：

高柳蟬嘶，采菱歌斷，秋風起晚。雲如髻，湖上山橫。

翠簾捲，西樓過雨，涼生袂。天如水，画樓十二，少一字

原是有字人同倚。詞寄點絳脣。

權翰林高聲歌咏，趁步走出靜室外來，新月之下，只見一个素衣的女子，走入菴中，翰林急忙尾在背後，在黑影中閃着身子，看那女子，只見妙通師父出來，接着，女子未叙寒温，且把一炷香在佛前燒起，那女子生得如何？

聞道雙銜鳳帶，不妨單着鮫綃，夜香知與阿誰燒。

悵望水沉煙裊，雲鬢風前絲捲，玉顏醉裡紅潮。

莫教空度可憐宵，月與佳人共僚。了音詞寄西江月。

那女子粘着香，跪在佛前，對着上面，口裡喃喃喃喃，低低微微，不知說着許多說話，沒聽得一个字，那妙

通老尼便來收科道小娘子你的心事說不能盡不如我替你說一句簡便的罷那女子立起身來道師父怎的簡便妙通道佛天保佑早嫁个得意的丈夫可好麼女子道休得取笑奴家只爲生來命苦父亡母老一身無靠所以拜禱佛天專求福庇妙通笑道大意相去不遠女子也笑將起來妙通擺上茶食女子喫了兩盞茶起身作別而行權翰林在暗中看得明白險些兒眼裡放出火來恨不得走上前一把抱住見他去了心痒難熬正在禁架不定恰值妙通送了女子回身轉來見了道相公還不曾睡幾時來在

此間翰林道小生見白衣大士出現特來瞻禮妙通道此隣人徐氏之女丹桂小娘子果然生得一貌傾城目中罕見翰林道曾嫁人未妙通道說不得他父親在時曾許下在城陳家小官人比及將次成親那小官人沒福死了擔閣了這小娘子做了个望門寡一時未有人家來求他的翰林道怪道穿着淡素如何夜晚間到此妙通道今晚是七夕牛女佳期他遭着如此不偶之事心愿不足故此對母親說了來燒炷夜香翰林道他母親是甚麼樣人妙通道他母親姓白是个京師人當初徐家老爺在京中選官娶了

即此是骨
刺事

來家的、且是直性子好相與、對我說還有個親兒在
 京、他出京時節、有個侄兒方兩歲、與他女兒同庚的、
 自出京之後、杳不相聞、差不多將二十年來了、不知
 生死存亡、時常托我在佛前保佑、翰林聽着、呆了一
 會、想道、我前日買了半扇鈿盒、那包的紙上、分明寫
 是徐門白氏女丹桂、兄白太子白留哥、今這個女子
 姓徐名丹桂、母親姓白、眼見得就是這家了、那賣盒
 兒的老兒說、那家死了兩個後生、老人家連忙逃去、
 把信物多掉下了、想必死的後生就是他侄兒留哥、
 不消說得、誰想此女如此妙、在此另許了人家、可

好想頭好
兼皮

又斷了、那信物却落在我手中、却又在此相遇、有如
 此、湊巧之事、或者到是我的姻緣、也未可知、以心問
 心、跌足道、一。二。十。年。的。事。三。四。千。里。的。路。有。甚。查。帳。
 處。只。須。如。此。如。此。算。計。已。定。對。妙。通。道。適。才。所。言。白
 老孺人、多少年紀了、妙通道、有四十多歲了、翰林道、
 他京中親兄、可是白大侄兒、子可叫做留哥、妙通道、
 正是、正是、相公如何曉得、翰林道、那孺人正是家姑
 小生就是白留哥、是孺人的侄兒、妙通道、相公好取
 笑、相公自姓權、如何姓白、翰林道、小生幼年離了京
 師、在江湖上游學、一來慕南方風景、二來專為尋取

這頭親眷所以移名改姓游到此地今偶然見師父說着端的也是一緣一會天使其然不然小生怎地曉得他家姓名妙通道元來有這等巧事相公你明日去認了令姑小尼再來奉賀便了翰林當下別了老尼到靜室中游思妄想過了一夜天明起來叫管家權忠叮囑停當了說話結束整齊一直問到徐家來到了門首看見門上一個老兒在那里間坐翰林叫權忠對他說可進去通報一聲有个白大官打從京中出來的老兒說道我家老主人沒了小官兒又小你要見那個翰林道你家老孺人可是京中人

姓白麼老兒道正是姓白權忠道我主人是白大官正是孺人的侄兒老兒道這等你隨我進去通報便是老兒領了權忠見到孺人面前權忠是慣事的人磕了一頭道主人白大官在京中出來已在門首了白孺人道可是留哥權忠道這是主人乳名孺人喜動顏色道如此喜事即忙喚自家兒子道糕兒你哥哥到了快去接了進來那小孩子嬉嬉顛顛搖搖擺擺出來接了翰林進去翰林靦靦腆腆冒冒失失進去見那孺人起來翰林叫了姑娘一聲唱了一啜待拜下去孺人一把扯住道行路辛苦不必大禮孺人

頓之厚矣

涕之無從

從
文滄之無

含着眼淚看那翰林只見眉清目秀一表非俗不勝
之喜說道想老身出京之時你只有兩歲如今長成
得這般好了你父親如今還健麼翰林假意掩淚道
弃世久矣小姪只為眼底沒个親人見父親在時曾
說有个姑娘嫁在下路所以小姪到南方來游學專
欲尋訪昨日偶見月波菴妙通師父說起端的方知
姑娘在此特來拜見孺人道如何聲口不像北邊翰
林道小姪在江湖上已久愛學南言所以變却鄉音
也翰林叫權忠送上禮物孺人歡喜收了謝道至親
骨肉只來相會便是何必多禮翰林道客途乏物奉

敬姑娘不必說起且喜姑娘康健昨日見妙通說過
已知姑夫不在了適間這位是表舅還有一位表妹
與小姪同庚的在麼孺人道你姑夫在時已許了人
家姻緣不偶未過門就斷了而今還是个沒喫茶的
女兒翰林道也要請相見孺人道昨日去燒香感了
些風寒今日還沒起來梳洗總是你在此還要久住
兄妹之間時常可以相見且到西堂安下了行李再
處一邊分付排飯一手拽着翰林到西堂來打從一
个小院門邊經過孺人用手指道這裡頭就是你妹
子的臥房翰林鼻邊悄聞得一陣蘭麝之香心中好

引入桃源

二州驚奇

卷之三

七

尚友堂

生。僕。倖。那。孺。人。陪。翰。林。喫。了。飯。着。落。他。行。李。在。書。房。中。是。件。安。頓。停。當。了。方。纔。進。去。權。翰。林。到。了。書。房。中。想。道。特。地。冒。認。了。姪。兒。要。來。見。這。女。子。誰。想。尚。未。得。見。幸。喜。已。認。做。是。真。留。在。此。居。住。早。晚。必。然。生。出。機。會。來。不。必。性。急。且。待。明。日。相。見。過。了。再。作。道。理。且。說。徐。氏。丹。桂。年。正。當。時。悞。了。佳。期。心。中。常。懷。不。足。自。那。七。夕。燒。香。想。着。牛。女。之。事。未。免。感。傷。情。緒。兼。冒。了。些。風。寒。一。時。懶。起。見。說。有。个。表。兄。自。京。中。遠。來。他。曾。見。母。親。說。小。時。有。許。他。爲。婚。之。意。又。聞。得。他。容。貌。魁。梧。心。裡。也。有。些。暗。動。思。量。會。他。一。面。雖。然。身。子。懶。怯。只

得強起梳妝對鏡長嘆道如此好客顏到底付之何人也有綿搭絮一首爲証

瘦來難任寶鏡怕初臨
鬼病侵尋悶對秋光冷透襟
最傷心靜夜聞砧慵拈繡
絳懶撫瑤琴終宵裡有夢難成待曉起翻嫌曉思沉

梳妝完了正待出來見表兄只見兄弟糕兒急急忙忙走將來道母親害起急心疼來一時暈去我要到街上去取藥姐姐可快去看母親去桂娘聽得疾忙抽身便走了出房減妝也不及收房門也不及鎖竟到孺人那里去了權翰林在書房中梳洗已畢正要

打點精神今日求見表妹只聽得人傳出來道老孺人一時急心疼暈倒了他想道此病惟有前門棋盤街定神丹一服立効恰好拜匣中帶得在此我且以子姪之禮入堂問病就把這藥送他一丸醫好了他也是、一个討好的機會就去開出來袖在袖裡一徑望內裡來問病路經東邊小院他昨日見孺人說已曉得是桂娘的臥房却見門開在那里想道桂娘一定在裡頭只作三不知闖將進去見他時再作道理翰林捏着一把汗走進臥房只見

香奩尚啟寶鏡未收剩粉殘脂還在盆中蕩樣花
鈿翠黛依然几上鋪張想他纖手理妝時少个画
眉人奏巧

翰林如痴似醉把桌上東西這件聞聞那件嗅嗅好不伎癢又聞得撲鼻馨香回首看時那繡帳牙床錦衾角枕且是整齊精潔想道我且在他床裡眠他眠也沾他些香氣只當親挨着他皮肉一般一淌倘下去眠在枕頭上呆呆地想了一回等待幾時不見動靜沒些意智慢慢走了出來將到孺人房前摸摸袖裡早不見了那丸藥正不知失落在那里了定性想一想只得打原來路上一路尋到書房裡去了桂

內麻景態

娘在母親跟前守得疼痛少定，思量房門未鎖，妝臺未收，跑到自房裡來收拾已完，身子困倦，揭開羅帳，待要歇息一歇息，忽見席間一個紙包，拾起來打開看時，却是一丸藥紙包上有字，乃是定神丹專治心疼神効幾個字。桂娘道：此自何來？若是兄弟取至，怎不送到母親那里去？却放在我的席上，除了兄弟，此處何人來到？却又恰恰是治心疼的藥，果是蹺蹊，且拏到母親那里去問個端的。取了藥，掩了房門，走到孺人處來問道：母親兄弟取藥不回來，未曾見孺人道望得眼穿，這孩子不知在那里弄甚麼，再不來了。桂娘道：

婦人見識如此

好教母親得知，適間轉到房中，只見床上一顆丸藥，紙上寫着定神丹專治心疼神効，我疑心是兄弟取來的，怎不送到母親这里，却放在我的房中？今兄弟兀自未回，正不知這藥在那里來的。孺人道：我見這定神丹只有京中前門街上有得賣，此處那討這分明是你孝心所感，神仙所賜，快拿來我喫。桂娘取湯來，遞與孺人嚥了下去。一會果然心疼立止，母子歡喜不盡。孺人疼痛既止，精神疲倦，朦朦的睡了去。桂娘守在帳前，不敢移動，恰好權翰林尋藥不見，空手走來問安，正撞着桂娘在那里，不及迴避，桂娘認做

是白家表兄，少不得要相見的，也不躲閃。這里權翰
林正要親俯，堆下笑來，買將上去，唱个肥喏道：妹子
拜揖了。桂娘連忙還禮道：哥哥萬福。翰林道：姑娘病
體若何？桂娘道：覺道好些，方纔睡去。翰林道：昨日到
宅，渴想妹子芳容，一見見說玉體欠安，不敢驚動。桂
娘道：小妹聽說哥哥到來，心下急欲迎侍，梳洗不及，
不敢草率。今日正要請哥哥，厮見恰遇母親病急，脫
身不得，不想哥哥又進來問病，幸瞻丰範。翰林道：小
兄不遠千里而來，得見妹子玉貌，真个是不枉奔波。
走這遭了。桂娘道：哥哥與母親姑姪至親，自然割不

全休尊庇

斷的。小妹怨恨可掬薄命之人，何足挂齒。翰林道：妹子芳年美
質，後祿正長，佳期可待，何出此言？此時兩人對話，一
遍一來，桂娘年大知味，看見翰林丰姿俊雅，早已動
火了八九分，亦且認是自家中表兄妹，一脉甜言軟
語，更不羞縮。對翰林道：哥哥初來舍下，書房中有甚
不周到處，可對你妹子說。你妹子好來照瞭一二。翰
林道：有甚麼不周到？桂娘道：難道不缺長少短？翰
林道：雖有缺少，不好對妹子說。桂娘道：但說何妨？翰
林道：所少的，只怕妹子不好照管。然不是妹子也不
能照管。桂娘道：少甚東西？翰林笑道：晚間少个人作

件耳。桂娘通紅了面皮，也不回答，轉身就走。翰林趕上去，一把扯住道：「攜帶小兄到繡房中拜望妹子，一拜望何如？」桂娘見他動手動脚，正難分解，只聽得帳裡老孺人開聲道：「那个在此說話？」翰林只得放了手，回首轉來道：「是小姪問安，其時桂娘已脫了身，跑進房裡去了。」孺人揭開帳來，看見了翰林，道：「元來是姪兒到此，小兄弟街上未回，妹子怎不來接待，你方纔却和那个說話？」翰林心懷鬼胎，假說道：「只是小姪並沒有那个孺人，道這等是老人家聽差了。」翰林心不在焉，一兩句話，連忙告退。孺人看見他有些慌速，

失張失志的光景，心裡疑惑道：「起初我服的定神丹，出于京中，想必是姪兒帶來的，如何却在女兒房內，適纔睡夢之中，分明聽得與我女兒說話，却又說道：『沒有他，兩人不要曉得前因，』」便私自往來，日後做出勾當，他男長女大，况我原有心配合他的，只是姪兒初到，未見怎的，又不知他曾有妻，未不好就啟齒，且再過幾時，看相機會圓成罷了。」躊躕之間，只見糕兒拿了一貼藥，走將來道：「醫生入娘，賊出去了，等了多時，纔取這藥來。」孺人嗔他來遲，說道：「等你藥到，娘成多時了，今天幸不疼不喫這藥了，你自陪你哥哥。」

去糕兒道那哥哥也不是老實人方纔走進來撞着他却在姐姐臥房門首東張西張見了我方出去了孺人道不要多嘴糕兒道我看這哥哥也標致我姐姐又沒了姐夫何不配與他了也完了一件事省得他做出許多饒勞喉急出相孺人道孩子家恁地輕出口我自自有主意孺人雖喝住了兒子却也道是合理的事故放在心中打點只是未便說出來那權翰林自遇桂娘兩下交口之後時常相遇便斜來眼去彼此有情翰林終日如痴似狂拿着一管筆寫來寫去茶飯懶喫桂娘也日日無情無緒恹恹欲睡針線慵拈多被孺人看在眼裏然兩個只是各自有心礙人耳目不曾做甚手脚一日翰林到孺人處去怯好遇着桂娘梳妝已畢正待出房翰林闌門迎着相喚了一禮翰林道久聞妹子房闈精緻未曾得造一觀今日幸得在此相遇必要進去一看不繇分說望門裡一鑽桂娘只得也走了進來翰林看見無人一把抱住道妹子慈悲救你哥哥客中一命則个桂娘不敢聲張低低道哥哥尊重哥哥不棄小妹何不央人向母親處求親必然見允如何做那輕薄模樣翰林道多蒙妹子指教足見厚情只是遠水救不得近火小

拈多被孺人看在眼裏然兩個只是各自有心礙人耳目不曾做甚手脚一日翰林到孺人處去怯好遇着桂娘梳妝已畢正待出房翰林闌門迎着相喚了一禮翰林道久聞妹子房闈精緻未曾得造一觀今日幸得在此相遇必要進去一看不繇分說望門裡一鑽桂娘只得也走了進來翰林看見無人一把抱住道妹子慈悲救你哥哥客中一命則个桂娘不敢聲張低低道哥哥尊重哥哥不棄小妹何不央人向母親處求親必然見允如何做那輕薄模樣翰林道多蒙妹子指教足見厚情只是遠水救不得近火小

正氣語不
得共為鍾
情

兄其實等不得那從容的事了。桂娘正色道：若要苟合，妹子斷然不從他。日得做夫妻，豈不為兄所賤，撈脫了身子，望門外便走。早把個雲髻扭歪，兩鬢都亂了。急急走到孺人處，喘氣尚是未息。孺人見了，覺得有些異樣，問道：為何如此模樣？桂娘道：正出房來，撞見哥哥後邊走來，連忙先跑，走得急了。些个孺人道：自家兄妹，何必如此躲避？孺人也只道姪兒就在後邊來，却又不見到。元來沒些意思，反走出去了。孺人自此又是一番疑心，性急要配合他兩個了。只是少个中間撮合的人。猛然想到姪兒初到時，說道：見妙

通師父說了，纔尋到我家來的，何不就叫妙通來與他說知其事，豈不為妙？當下就分付兒子糕兒，叫他去菴中接那妙通，不在話下。却說權翰林走到書房中，想起適纔之事，心中快快又思量。桂娘有心于他，雖是未肯相從，其言有理，却不知我是假批子，教我央誰的？是自又忖道：他母子俱認我是白大自然是鈿盒上的根，辦了，我只將鈿盒為證，怕這事不成，又轉想：一想道：好不好？萬一名姓偶然相同，鈿盒不是他家的，却不弄真成假，且不要打破網兒，只是做此工夫，俛得親熱自然到手，正胡思亂想，走出堂前。

慈悲爲本

閒步忽然妙通師父走進門來見了翰林，打个問訊道：相公你投親眷好處安身許久了，再不到小菴走走，權翰林還了一禮，笑道：不敢瞞師父說，一來家姑相留，二來小生的形孤影隻，岑寂不過，貪着骨肉相傍，懶向外邊去了。妙通道：相公既苦孤單，老身替你做个媒罷。翰林道：小生久欲買妾，師父前日說不啻閒事，所以不敢相央。若得替我做個媒人，十分好了。妙通道：親事到有一頭在我心裏，適纔白老孺人相請說話，待我見過了他，再來和相公細講。翰林道：我也有個人在肚裡，正少個說合的。師父來得正好，見

過了家姑，是必到書房中來走走，有話相商。則个妙通道：曉得了，說罷話，望內裡就走進去，見了孺人。孺人道：多時不來走走。妙通道：見說孺人有些貴恙，正要來看，恰好小哥來喚我，故此就來了。孺人道：前日我姪初到，心中一喜一悲，又兼辛苦了些兒，生出病來，而今小恙已好，不勞費心。只有一句話兒，要與師父說說。妙通道：甚麼話？孺人道：我只爲女兒未有人家，日夜憂愁。妙通道：一時也難得像意的。孺人道：有到有一个在這里，正要與師父商量。妙通道：是那個？到要與我出家人商量。孺人道：且莫說出那個，只問

師父一句話我京中來的姪兒說道先認得你的可曉得麼妙通道在我那里作寓好些時見我說起孺人纔來認親的怎不曉得且是好一个俊雅人物孺人道我這姪兒與我女兒同年所生先前也曾告訴師父過的當時在京就要把女兒許他為妻是我家當先老爹不肯我出京之時私下把一个鈿盒分開兩扇各藏一扇以為後驗寫下文書一紙當時姪兒還小經今年遠這鈿盒文書雖不知還在不在人却是了眼見得女兒別家無緣也似有个天意在那里我意欲完前日之約不好自家啟齒抑且不知他京

誰知鈿盒
文書却在
入却不是

中曾娶過妻否要煩你到西堂與我姪兒說此事如若未娶待與他圓成了可好麼妙通道這個當得管取一說就成且拿了這半扇鈿盒去好做个話柄孺人道說得是走進房裡去取出來交與妙通妙通袋在袖裡了一徑到西堂書房中來翰林接着道師父見過家姑了妙通道是見過了翰林道有甚說話妙通道多時不見間叙而已翰林道可見我妹子麼妙通道方才不曾見再過會到他房裡去翰林道好个精緻房只可惜獨自孤守妙通道目下也要說一个入與他了翰林道起先師父說有頭親事要與小生

為媒是那一家。妙通道：是有一家，是老身的檀越小娘子模樣儘好，正與相公廝稱，只是相公要娶妾，必定有個正夫人了，他家却是不肯做妾的。翰林道：小生曾有正妻，亡過一年多了，恐怕一時難得門當戶對的佳配，所以且說個取妾。若果有好人家，像得吾意，自然聘為正室了。妙通道：你要怎麼樣的纔像得你意？翰林把手指着裡面道：不瞞老師父說，得像這裡表妹方妙。妙通笑道：容貌到也差不多兒。翰林道：要多少聘財？妙通袖裡摸出鈿盒來道：不須別樣聘財，却倒是個難題目。他家有半扇金盒兒，配得上的。

有味乎其言之也

就嫁他。翰林接上手一看，明知是那半扇的底兒，不勝歡喜，故意問道：他家要配此盒，必有緣故。師父可曉得備細？妙通道：當初這家子原是京中住的，有個中表曾結姻盟，各分鈿盒一扇為證。若有那扇，便是前緣了。翰林道：若論鈿盒，我也有半扇，只不知可配得着否？急在拜匣中取出來一配，却好是一個盒兒。妙通道：果然是一個虧你還留得在。翰林道：你且說那半扇是那一家？妙通道：再有那家，怎伴不知到來哄我？是你的親親表妹桂娘子的，難道你到不曉得？翰林道：我見師父藏頭露尾，不肯直說出來，所以

也。做啞妝呆取笑一回，却又一件這是家姑從幼許我的，何必今日又要師父多這些宛轉？妙通道：令姑也曾道來年深月久，只怕相公已會別娶，就不好意思，所以要老身探問个明白。今相公弦斷未續，鋼盒現配成雙，待老身回覆孺人，只須成親罷了。翰林道：多謝撮合大恩，只不知幾時可以成親，早得一日也好。妙通道：你這儂樣的新郎，明日是中秋佳節，我攛掇孺人就完成了罷。等甚麼日子？翰林道：多感多感，妙通袖裡懷了這兩扇完全的鋼盒，欣然而去，回覆孺人。孺人道：是骨肉重完，舊物再見，喜歡無盡，只待

明日成親，喫喜酒。此時胸中十萬分，那有半分道不是他的姪兒。正是

只認盒為真

豈知人是假

奇事顛倒顛

一似塞翁馬

權翰林喜之如狂，一夜不睡。絕早起來，叫權忠到當舖裡去，賃了一頂儒巾，一套儒衣，整備拜堂。孺人也絕早起來，料理酒席，催促女兒梳妝，少不得一對參拜行禮。權翰林穿着儒衣，正似白龍魚服，掩着口，只是笑。連權忠也笑，傍人看的無非道是他喜歡之故。那知其情，但見花燭輝煌，恍作遊仙一夢，有詞為證。

銀燭燦芙渠，瑞鴨微歎麝煙浮。喜紅絲初縮，寶合會輸。何郎俊才，調凌雲，謝女艷容，華濯露。月輪正值團圓暮，雅稱錦堂歡聚。

右調画眉序

酒罷送入洞房，就是東邊小院。桂娘的臥房，乃前日偷眠妄想，強進挨光的所在。今日停眠整宿，你道快活不快活。權翰林真如入蓬萊山島了，人得羅幃，男貪女愛，兩情歡暢，自不必說。雲雨既闌，翰林撫着桂娘道：我和你千里姻緣，今朝美滿，可謂三生有幸。桂娘道：我和你自幼相許，今日完聚，不足為奇。所喜者，隔着多年，又如此遠路，到底團圓，乃像是天意周全。

都是見兒之談

說得響的

耳。只有一件，你須不是這里人。今入贅我家，不知到底萍踪浪跡，歸于何處。抑且不知你為儒為商，作何生業。我嫁雞逐雞，也要商量個終身之策。一時歡愛，不足戀也。翰林道：你不須多慮，只怕你不嫁得我，既嫁了我，包你有好處。桂娘道：有甚好處？料沒有五花官誥，夫人之分。翰林笑道：別件，或者煩難。若只要五花官誥，包管箱籠裡就取得出。桂娘啐了一啐道：虧你不羞。桂娘只道是一句誇大的說話，不以為意。翰林却也含笑，不就明言。且只軟款溫柔，輕憐痛惜，如魚似水，過了一夜。明晨起來，各各梳洗已畢，一對兒

穿着大衣來拜見尊姑，并謝妙通為媒之功，正行禮之時，忽聽得堂前一片價飾鑼，像有十來個人，喧嚷將起來，慌得小舅糕兒沒鑽處，翰林走出堂前來問道：誰人在此囉？說聲未了，只見老家人權彖同了一班京報人，一見了，就磕頭道：京中報人特來報爺高陞的，小人們那里不尋得到，方纔街上遇見權忠，纔知爺寄跡在此，却如何這般打扮，快請換了衣服。權翰林連忙搖手叫：他不要說破，禁得那一個住，你也權爺，我也權爺，不住的叫，拿出一張報單來，已陞了學士之職。管裏着求賞翰林，着實叫他們不要

說我姓權，京報人那管甚麼頭絲，早把一張報喜的紅紙，高高貼起，在中間上寫

飛報貴府老爺權 高陞翰林學士 命下

佳人秀得
此景不可
得也

這裡跟隨管家權忠，拏出冠帶，對學士道：料想瞞不過了，不如老實行事罷。學士帶笑脫了儒巾，儒衣，換了冠帶，討香案來謝了聖恩，分付京報人出去。門外候賞，轉身進來，重請岳母拜見。那孺人出于不意，心慌撩亂，沒個是處，好像青天裡一個霹靂，不知是那裡起的。只見學士拜下去，孺人連聲道：折殺老身也。老身不知賢婿姓權，乃是朝廷貴臣，真是有眼不識。

泰山望高擡貴手，恕家下簡慢之罪。學士道：而今總
是一家人，不必如此說了。孺人道：不敢動問賢婿，賢
婿既非姓白，為何假稱舍姪光降寒門？其間必有因
繇。學士道：小婿寄跡禪林，晚間閒步，月下看見令愛
芳姿，心中仰慕無已，問起妙通師父，說着姓名，居址，
家中長短備細，故此托名前來，假意認親，不想岳母
不疑，欣然招納，也是三生有緣。妙通道：學士初到菴
中原說姓權，後來說着孺人家事，就轉口說了姓白，
小尼也曾問來，學士回說道：因為訪親，所以改換名
姓，豈知貴人遊戲，我們多被嚇得，不道風也是一場。

天大笑話。孺人道：却又是一件。那半扇鈿盒，却自何來？
難道賢婿是通神的？學士笑道：姪兒是假鈿盒，却真
說起來實有天緣，非可強也。孺人與妙通多驚異道，
願聞其詳。學士道：小婿在長安市上，偶然買得此盒，
一扇，那包盒的，却是文字一紙，正是岳母寫與令姪
留哥的，上有令愛名字。今此紙見在小婿處，所以小
婿一發有膽冒認了，求岳母饒恕欺誑之罪。孺人道：
此話不必題起了，只是舍姪家為何把此盒出賣，賣
的是甚麼樣人？賢婿必然明白。學士道：賣的是一個
老兒，說是令兄舊房主，他說令兄全家遭疫，少者先

此淚方有
著落

亡止遺老口一時逃去所以把物件遺下拿出來賣
 的孺人道這等說起來我兄與姪皆不可保真个是
 物在人亡了不覺掉下淚來妙通便收科道老孺人
 姻緣分定而今還管甚姪兒不姪兒是姓權是姓白
 招得个翰林學士做女婿須不辱莫了你的女兒孺
 人道老師父說得有理大家稱喜不盡此時桂娘子
 在旁逐句逐句聽着口雖不說出來纔曉得昨夜許
 他五花官誥做夫人是有來歷的不是過頭說話亦
 且鈿盒天緣實為湊巧心下得意不言可知權學士
 既喜着桂娘美貌又見鈿盒之遇以為奇異兩下恩

愛非常重謝了妙通師父連岳母小舅都帶了赴任
 後來秩滿桂娘封為寡人夫妻偕老

世間百物總憑緣 大海浮萍有偶然
 不向長安買鈿盒 何從千里配嬋娟

不向是處買。誰能。何從千里。驪鞍。能
世間百。世。懸。懸。大。或。或。或。或。然
向來。拜。戴。卦。賦。挂。為。室。人。夫。妻。皆。步
愛。非。常。重。撫。了。故。處。而。父。與。岳。母。小。異。借。帶。了。步。斗

一刻拍案驚奇卷之四

青樓市探人踪

紅花場假鬼鬧

昔宋時三衢守宋彥瞻以書荅狀元雷夢炎其畧云
嘗聞前輩之言吾鄉昔有第奉常而歸旗者鼓者
饋者逐者往來而觀者闐路駢陌如堵墻既而閨
門賀焉宗族賀焉媼者友者客者交賀焉至于讐
者亦蒙耻含媿而賀且謝焉獨鄰居一室扁鏞遠
引若避寇然予因怪而問之愀然曰所貴乎衣錦
之榮者謂其得時行道也將有以庇吾鄉里也今
也或竊一名得一官即起朝貴暮富之想名愈高

透極世態

一則

卷之四

一

尚友堂

官愈穹而用心愈謬武斷者有之庇姦慝持州縣者有之是一身之榮一鄉之害也其居日以廣鄰居日以蹙吾將入山林深密之地以避之是可吊何以賀為

此一段話載在齊東野語中皆因世上官宦起初未經發際變泰身居貧賤時節親戚朋友宗族鄉鄰那一个不望他得了一日大家增光及至後邊風雲際會超出泥塗終日在仕宦途中冠裳裡面馳逐富貴奔趨利名將自家困窮光景盡多抹過把當時貧交看不在眼裡放不在心上全無一毫照顧周恤之意

實有此等
非閑語也

淡淡相看用不着他一分氣力真叫得官情紙薄不知向時盼望他這些意思竟歸何用雖然如此這樣人雖是惡薄也只是沒用罷了撞着有志氣肩巴硬的拚得个不奉承他不求告他也無奈我何不為大害更有一等狠心腸的人偏要從家門首打牆脚起詐害親戚侵占鄉里受投獻窩盜賊無風起浪沒屋架梁把一個地方攪得蓬萊不生雞犬不寧人人懼憚个个收斂怕生出釁端撞在他網裡了他還要疑心別人仗他勢力得了甚麼便宜心下不放鬆的晝夜算計似此之人鄉里有了他怎如沒有的安靜所

真話

以宋彥瞻見留夢炎中狀元之後，把此書規諷他，要他做好人的意思，其間說話雖是憤激，却句句透切，着今時病痛，看官每不信，小子而今單表一个作惡的官宦，做着沒天理的勾當，後來遇着清正嚴明的憲司，做對頭，方得明正其罪，說來與世上人勸戒一番，有詩爲證：

惡人心性自天生，慢道多因習染成。
用盡兇謀如翅虎，豈知有日貫爲盈。

這段話文，乃是四川新都縣有一鄉宦姓楊，是本朝甲科，後來沒收煞，不好說得他名諱，其人家富心貪，

兇暴殘忍，居家爲一鄉之害，自不必說。曾在雲南做兵備僉事，其時屬下有个學霸廩生，姓張，名寅，父親是个鉅萬財主，有妻有妾，妻所生一子，就是張廩生，妾所生一子，名喚張賓，年紀尚幼，張廩生母親先年已死，父親就把家事盡托長子經營，那廩生學業儘通，考試每列高等，一時稱爲名士，頗與郡縣官長往來，只是賦性陰險，存心不善，父親見他每事苛刻，取利，常勸他道：「我家道儘裕，勾你幾世受用不了，况你學業日進，發達有特，何苦錙銖較量，討人便宜怎的？」張廩生不以爲好言，反疑道：「父親必竟身有私藏，故

此把財物輕易嫌道我苛刻。况我母已死。見前父親有愛妾幼子。到底他們得便宜。我只有得眼面前東西。還有他一股之分。我能有得多少。爲此日夕算計。結交官府。只要父親一倒頭。便思量擺佈這庶母幼弟。占他家業。已後父親死了。張廩生恐怕分家。反向父妾要索取私藏。父妾回說沒有。張廩生罄將房中箱籠搜過。並無踪跡。又道他埋在地下。或是藏在人家。胡猜亂嚷。沒个休息。及至父妾要他分家。與弟却又分毫不吐。只推道你也不拿出來。我也沒得與你兒子族人各有私厚薄。也有爲着哥子的。也有爲着

兄弟的。沒个定論。未免兩下搬鬪。構出訟事。那張廩生有兩子俱已入泮。有財有勢。官府情熟。眼見得庶弟孤兒寡婦。下邊沒申訴處。只得在楊巡道手裡告下一紙狀來。張廩生見楊巡道准了狀。也老大喫驚。你道爲何喫驚。蓋因這巡道又貪又酷。又不讓體面。惱着他性子。眼裡不認得人。不拘甚麼事由。匾打側卓。一味倒邊。還虧一件好處。是要銀子。除了銀子。再無藥醫的。有名叫做楊瘋子。是惹不得的意思。張廩生忖道。家財官司。只憑府縣主張。府縣自然爲我斯文一脉。料不有虧。只是這瘋子手裡的狀。不先停

當得他萬一拘警起來依着理斷个平分可不去了
 我一半家事這是老大的干繫張廩生世事熟透便
 尋个巡道梯已過龍之人與他暗地打个關節許下
 他五百兩買心紅的公價巡道依允只要現過采包
 管停當若有不妥不動分文張廩生只得將出三百
 兩現銀篋寶金壺一把縷絲金首飾一副精工巧麗
 價值頗多權當二百兩他日備銀取贖要過龍的寫
 了議單又討个許贖的執照只要府縣申文上來批
 个像意批語永杜斷與兄弟之患目下先准一訴詞
 爲信若不應驗原物盡還要廩生又換了小服隨着

勸節之極
 豈知是喪
 身之媒

世上狠心
 人每每坐
 此病所不
 可解

過龍的到私衙門首當面交割四目相視各自心照
 張廩生自道算無遺策只費得五百金鉅萬家事一
 人獨享豈不是九牛去得一毛老大的便宜了喜之
 不勝看官你道人心不平假如張廩生是个克己之
 人不要說平分家事就是把這一宗五百兩東西讓
 與小兄弟了也是與了自家骨肉那小兄弟自然是
 母子感激的何故苦苦貪私思量獨喫自痾反把家
 裡東西送與沒些相干之人不知驢心狗肺怎樣生
 的有詩曰

私心只欲蔑天親

反把家財送別人

好話

二亥驚奇 卷之四

自然忿怒變歡欣

張廩生如此算計，若是後來依心像意，真是天沒眼睛了，豈知世事浮雲，倏易不定。楊巡道受了財物，准了訴狀，下去問官，未及審詳，時值萬壽聖節將近，兩司裡頭例該一人齎表進京朝賀，恰好輪着該是楊巡道去，沒得推故。楊巡道只得收拾起身，張廩生着急，又尋那過龍的去討口氣。楊巡道回說：此行不出一年可回府縣，且未要申文待我回任，定行了落。張廩生只得使用衙門停閣了詞狀，呆呆守這楊僉憲，回道：爭奈天不從人願，楊僉憲齎表進京，拜過萬壽。

吏部尚有公道

赴部考察，他貪聲大著，已註了不謹項頭，冠帶閑住。楊僉憲悶悶出了京城，一面打發人到任所，接了家眷，自回籍去了。家眷動身時，張廩生又尋了過龍的，去要倒出這一宗東西。衙裡回言道：此是老爺自做的事，若是該還，湏到我家裡來，自與老爺取討。我們不知就裡，張廩生沒計奈何，只得住手。眼見得這一項銀子，拋在東洋大海裡了，這是張廩生心勞術拙，也不為奇。若只便是這樣沒討處罷了，也還笑做便宜。張廩生是個貪私的人，怎捨得五百兩東西平白丟去了。自思身有執照，不幹得事理，該還我，他如今

是个鄉官，湏管我不着，我到他家裡討去，說我不過好，歹還我些，就不還得銀子，還我那兩件金東西也好。况且四川是進京必由之道，由成都省下到新都，只有五十里之遠，往返甚易。我今年正貢，湏赴京廷試，待過成都時，恰好到彼，討此一項，做路上盤纏，有何不可？笑計得停當，怕人曉得了，暗笑把此話藏在心中。連妻子多不曾與他說破。此時家中官事未決，恰值宗師考貢，張廩生已自貢出了學門，一時興匆匆地回家受賀，飲酒作樂了幾時，一面打點長行，把爭家官事且放在一邊了，帶了四個家人，免不得是

張龍、張虎、張興、張富，早晚上下道，水宿風餐，早到了成都地方，在飯店裡宿了一晚。張貢生想道：我在此間，還要迂道往新都取討前件，長行行李，畱在飯店裡，不便我路上幾日，心緒鬱悶，何不往此間妓館一游，揀个得意的，宿他兩晚，遣遣客興，就把行囊下在他家，待取了債回來帶去，有何不可？就喚四個家人，說了這些意思，那家人是出路的，見說家主要闢，是有些油水的事，那一个不願隨鞭，簇擁着這個老貢生，竟往青樓市上去了。

老生何意入青樓

豈是風情未肯休

只爲業寬當顯露

埋根此處做關頭

却說張貢生走到青樓市上走來走去但見

艷抹濃妝倚市門而獻笑穿紅着綠舉簾箔以迎
歡或聯袖或憑肩多是些湊將來的姊妹或用嘲
或共語總不過造作出的風情心中無事自驚惶
日日恐遭他假母怒眼裡有人難撮合時時任換

生來

張貢生見了這些油頭粉面行徑雖然眼花撩亂沒
一個同來的人一時間不知走那一家的是未便入
馬只見前面一個人搖擺將來見張貢生帶了一夥

描出妓家
心事

家人東張西覷料他是个耍鬪的勤兒没个幫的人
所以遲疑便上前問道老先生定是貴足如何踣此
賤地張貢生拱手道學生客邸無聊閑步適興那人
笑道只是眼闊怕適不得甚麼興張貢生也笑道怎
便曉得學生不倒身那人笑容可掬道若果有興小
子當爲引路張貢生正投着機問道老兄高姓貴表
那人道小子姓游名守號好閑此間路數最熟敢問
老先生仙鄉上姓張貢生道學生是滇中游好閑道
是雲南了後邊張興攛出來道我相公是今年貢元
上京廷試的游好閑道失敬失敬小子幸會奉陪樂

地一游喫个盡興作做主人之禮何如張貢生道最好不知此間那个妓者爲最游好閒把手指一指二插的道劉金張賽郭師師王丟兒都是少年行時的姊妹張貢生道誰在行些游好閒道若是在行論這些雛兒多不及一个湯興哥最是幫襯軟款有情親熱也是行時過來的人只是年紀多了兩年將及三十歲邊了却是着實有趣的張貢生道我每自家年紀不小倒不喜歡那孩子心性的是老成些的好游好閒道這等不消說竟到那里去就是於是陪着張貢生一直望湯家進來與哥出來接見果然老成丰

韻是个作家體段張貢生一見心歡告茶畢敘過姓名游好閒一代答明白曉得張貢生中意了便指點張家人將出銀子來送他辦東道是夜游好閒就陪着飲酒張貢生原是洪飲的况且客中高興放懷取樂那游好閒去了頭便是个酒罈興哥老在行一發是行令不犯連觥不醉的三人你強我賽喫過三更方住游好閒自在寓中去了張貢生遂與興哥同宿興哥放出手段溫存了一夜張貢生甚是得意次日叫家人把店中行李盡情搬了來頓放在興哥家裡了一連住了幾日破費了好幾兩銀子貪慕着興

哥才色甚覺戀戀不捨，想道：我身畔盤費有限，不能如意，何不暫往成都討取此項到手，便多用些在他身上也好。出來與這四個人商議，裝束了鞍馬，往新都去。他心裡道：指日可以回來的。對興哥道：我有一宗銀子在新都，此去只有半日路程，我去討了來，再到你這裡頑耍幾時。興哥道：何不你留在此，只教管家們去取討了來。張貢生道：此項東西必要親身往取的，叫人去他那邊不肯發。興哥道：有多少東西。張貢生道：有五百多兩。興哥道：這關係重大，不好阻得你，只是你去了，萬一不到我這裡來了，教我家

一個酸子
一個行家
語言俱肖

枉自盼望。張貢生道：我一應行囊都不帶去，畱在你家，只帶了隨身鋪蓋，并幾件禮物去。好友一兩日隨即回來了，看你家造化。若多討得到手，是必多送你些。興哥笑道：只要你早去早來，那在乎此。兩下珍重而別。看官，你道此時若有一個見機的人，對那張貢生道：這項銀子是你自己欺心，不是處。黑暗裡差送了，還怨悵兀誰。那官員每手裡東西，有進無出。老虎喉中討脆骨，大象口裏拔生牙，都不是好惹的。不要思想到手了，況且取得來，送與衙衙人家，又是个填不滿底雪井，何苦枉用心機，走這道路，不如認个悔

氣歇了帳罷若是張貢生聞得此言轉了念頭還是老大的造化可惜當時没人說破就有人說料没人聽只因此一去有分交半老書生狼籍作紅花之鬼窮兇鄉宦拘攣爲黑獄之囚正是

猪羊入屠戶之家

一步步來尋死路

這里不題且說楊僉憲自從考察斷根回家自道日暮窮途所爲愈橫家事已饒貪心未足終身在家設謀運局爲非作歹他只有一个兄弟排行第二家道原自殷富並不干預外事到是个守本分的見哥子作惡每每會間微詞勸諫僉憲道你仗我勢做二爺

掙家私勾了還要管我話不投機楊二曉得他存心尅毒後來未必不火併自家屋裏家中也養幾個了得的家人時時防備他近新一病不起所生一子止得八歲臨終之時喚過妻子在面前分付衆家人道我一生止存此骨血那邊大房做官的虎視眈眈須要小心祇對他不可落他圈套之内我死不瞑目淚如雨下長嘆而逝歿後妻子與同家人輩牢守門戶自過日子再不去叨忝僉憲家一分勢利僉憲無隙可入心裏思量二房好一分家當不過留得這一个黃毛小廝若斷送了他這家當怕不是我一个的欲

待暗地下手，怎當得這家母子關門閉戶，輕易不來他家裏走動。想道：我若用毒藥之類，暗算了他，外人必竟知道是我，須瞞不過。亦且急忙不得其便。若糾合強盜，劫了他家，害了性命，我還好瞞生人眼。說假公道話，只把失盜做推頭，誰人好說得是我。總是不害得他性命，劫得家私一空，也只當是了。他一向私下養着劇盜三十餘人，在外庄聽用。但是擄掠得來的，與他平分。若有一二處做將出來，他就出身包攬。遮護官府，曉得他才。公人怕他的勢，沒个敢正眼觀他。但有心上不像意，或是眼裏動了火的人家，公然

叫這些人去搬了來庄裏分了，弄得久慣不在心上。他只待也如此劫了，小侄兒子家裏，趁便害了他性命。爭奈他家家人晝夜巡邏，養着狼也似的守門，大數隻隄防甚緊。也是天有眼睛，到別處去，摔了，就來到楊二房去幾番，但去便有阻碍，下不得手。僉憲正在時刻挂心，算計必克。忽然門上傳進一个手本來，乃是舊治下雲南貢生張寅稟見。心下喫了一驚道：我前番曾受他五百兩賄賂，不曾替他完得事，就壞官回家了。我心裏也道：此一宗銀兩，必有後慮。不想他果然直尋到此。這事元不曾做得，說他不過。理該

紗帽話極

還他終不成，嚙了下去，又吐出來。若不還他時，他須是個貢生，酸子，智量必不干休。倘然當官告理，且不顧他聲名不妙，誰耐煩與他調唇弄舌？我且把個體面見見他，說話之間，或者識時務，不提起也不見得。若是這等，好好送他，盤纏打發他去罷了。若是提起要還，又作道理。僉憲以口問心，計較已定，躡將出廳來，叫請貢生相見。張貢生整肅衣冠，照着舊上司體統，行個大禮，送了些土物為候敬。僉憲收了，設坐告茶。僉憲道：老夫承乏貴鄉，罪過多端，後來罷職家居，不得重到貴地。今見了貴鄉朋友，還覺無顏。張貢生

再加利錢

道：公祖大人，直道不容，以致忤時，故鄉士民迄今塵想明德。僉憲道：惶恐惶恐，又拱手道：恭喜賢契歲薦了。張貢生道：挨次倖及，殊為叨冒。僉憲道：今將何往？得停玉趾。張貢生道：赴京廷試，假途貴省，特來一觀台光。僉憲道：此去成都五十里之遙，特煩枉駕，足見不忘老朽。張貢元見他說話不招攬，只得自說出來。道：前日貢生家下有些瑣事，曾處一付禮物，面奉公祖大人處收貯，以求周全。後來未經結局，公祖已行。此後就回貴鄉，今本不敢造次，只因貢生赴京缺費，意欲求公祖大人發還此一項，以助貢生利往。故此

二川篤行 卷之四 十三 尚友堂

之語

特來叩拜僉憲作色道老夫在貴處只喫得貴鄉一口水何曾有此脏汚之事出口誣讒敢是賢契被別个光棍哄了張貢生見他昧了心改了口不認帳若是个知機的就該罷了怎當得張貢生原不是良善之人、心裏着了急就狠狠的道是貢生親手在私衙門前交付的議單執照俱在豈可昧得僉憲見有議單執照回嗔作喜道是老夫忘事得罪得罪前日有个妻弟在衙起身需索老夫餽送老夫宦囊蕭然不得已故此借宅上這一項打發了他不匡日後多阻不會與宅上出得力此項該還只是妻弟已將此一

好貨

此笑殺机
動矣

項用去了須要老夫賠償且從容兩日必當處補張貢生見說肯還心放下了兩分鬆又見說用去心中不捨得那兩件金物又對僉憲道內中兩件金器是家下傳世之物還求保全原件則个僉憲冷笑了一聲道既是傳世之物誰教輕易拿出來且放心請過了洗塵的薄款再處就起身請張貢生書房中慢坐一面分付整治酒席張貢生自到書房中去了僉憲獨自算了一回他起初打白賴之時只說張貢生會意是必湊他的趣他却重重送他个回敬做盤纏也倒兩全了豈知張貢生算小不還他體面搜根剔齒

二

尚友堂

尚友堂

尚友堂

一直說出來，然也還思量還他一半現物，解了他饞涎。只有那金壺與金首飾，是他心上得意的東西，時刻把玩的，已曾幾度將出來誇耀親戚，過了，你道他捨得也不捨得？張貢生恰恰把這兩件口內要緊，僉憲左思右思，便一時不懷好意了，恨地一聲道：「不做，二不休！」他是个雲南人，家裏出來，中途到此間的，斷送了他，誰人曉得？須不到得尸親知道，就叫幾個幹僕約會了庄上一夥強人，到晚間酒散，聽候使用，分付停當，請出張貢生來赴席。席間說些閒話，評論些朝事，且是殷勤，又叫俊俏的安童，頻頻奉酒。張貢

生見是公祖的好意，不好推辭，又料道是如此美情，前物必不留難，放下心懷，只顧喫酒。早已喫得醺醺地醉了，又叫安童奉了又奉，只等待不省人事，方住。又問張家管家們可曾喫酒了？未，却也被幾個幹僕輪番更換，陪伴飲酒。那些奴才們見好酒好飯，道是投着好處，那里管三七二十一，只顧貪婪無厭。四个人一个个喫得瞪眉瞪眼，連人多不認得了。稟知了僉憲，僉憲分付道：「多送在紅花場結果去。」元來這楊僉憲有所所紅花場庄子，滿地種着紅花，廣衍有一千餘畝，每年賣那紅花，有八九百兩出息。這庄上造

着許多房子專一歇着客人兼亦藏着強盜當時只說送張貢生主僕到那里歇宿到得庄上五个人多是醉的，看着被臥倒頭便睡，鼾聲如雷也不管天南地北了，那空濶之處一聲鑼响，幾個飛狼的莊客，走將攏來，多是有手段的強盜頭，一刀一个遮，莫有三頭六臂的，也只多費得半刻工夫，何況這一个酸子，與幾個駮奴，每人只生得一夥頭，消得幾時，早已罄淨，當時就在紅花稀疎之處掘个坎兒，做一堆兒埋下了，可憐張貢生痴心指望討債，還要成都去見心上人，怎知遇着狠主，弄得如此，死于非命，正是

驢鼻

不道逡巡命

還貪傾刻花

黃泉無妓館

今夜宿誰家

過了一年有餘，張貢生兩個秀才兒子在家，自從父親入京以後，並不曾見一紙家書，一个便信回來，問着个把京中歸來的人，多道不曾會面，並不曉得心中疑惑，商量道：「滇中處在天末，怎能勾京中信至，還往川中省下打聽，彼處不時有在北京還往的，于是兩個湊些盤纏在身邊了，一逕到成都，尋个下處宿了，在街市上行來走去，閒撞並無遇巧熟人，兩兄弟住過十來日，心內無聊，商量道：「此處儘多名妓，我每

無端問話
露出根芽
也 皆天使之

各尋一個消遣則個兩個小夥子也不用幫閒我陪
你你陪我各尋一個個雛兒一個童小五一個顧阿
都接在下處大家取樂混了幾日鬧烘烘熱騰騰的
早把探父親信息的事撇在腦後一日那大些的
有跳槽之意兩個雛兒曉得他是雲南人戲他道聞
得你雲南人只要闖老的我每敢此不中你每的意
不多幾日只要跳槽兩個秀才道怎見得我雲南人
只要闖老的童小五便道前日見游伯伯說去年有
個雲南朋友到這里來要他尋表子不要與頭的只
要老成的後來引他到湯家與哥那里去了這與哥

宛然雛兒
氣質

幫閒之定
游像贊

是我們母親一輩中人他且是與他過得火熱也費
了好些銀子約他再來還要使一主大錢以後不知
怎的了這不是雲南人要老的样子兩個秀才道那
雲南人姓个甚麼怎生模樣童小五顧阿都大家拍
手笑道又來趣了好在我每肝上的事管他姓張姓
李那曾見他模樣來只是游伯伯如此說故把來取
笑兩個秀才道游伯伯是什麼人住在那里這却是
你每曉得的童小五顧阿都又拍手道游伯伯也不
認得還要闖兩個秀才必竟要問个來歷童小五道
游伯伯千頭萬腦的人撞來就見要尋他却一世也

難你要問你們貴鄉里，竟到湯興哥家問，不是兩個秀才道說得有理，留小的秀才窩伴着兩個雞兒，大的秀才獨自個問到湯家來，那個湯興哥自從張貢生一去，只說五十里的遠近，早晚便到，不想去了一年有多，絕無消息，留下衣囊行李，也不見有人來取，門戶人家不把來放在心上，已此放下肚腸了，那日無客在家，閉門晝寢，忽然得一夢，夢見張貢生到來，說道取銀回來，至要叙寒溫，却被扣門聲急，一時驚醒，醒來想道：又不曾念着他，如何恁地有此夢，敢是有人遞信息，取衣裝也未可知。正在疑似間，聽得又

扣門響，興哥整整衣裳，叫丫鬟在前開門出來，丫鬟叫一聲客來了，張大秀才纔那得腳進，興哥擡眼看時，喫了一驚，道：分明像張貢生一般模樣，如何後生了許多，請在客坐裏坐了，問起地方姓名，却正是雲南姓張興哥，心下老大稀罕，未敢遽然說破。張大秀才先問道：請問大姐小生聞得這裏，去年有個雲南朋友往來，可是甚麼樣人，姓甚名誰？興哥道：有一位老成朋友，姓張，說是個貢行，要往京廷試，在此經過的，盤桓了數日，前往新都取債去了，說半日路程，去了就來，不知爲何一去不來了。張大秀才道：隨行有

幾人與哥道有四位管家，張大秀才心裏曉得是了，問道：「一去不來，敢是竟自長行了？」與哥道：「那里是衣囊行李，還留在我家裏，轉來取了纔起身的。」張大秀才道：「這等爲何不來，難道不想進京，還留在彼處？」與哥道：「多分是取債不來，擔閣在彼，就是如此，好歹也該有個信，或是叫位管家來，影響無踪，竟不知甚麼緣故。」張大秀才道：「見說新都取甚麼債？」與哥道：「只聽得說有一宗五百兩東西，不知是甚麼債。」張大秀才跌脚道：「是了是了，這等我每須在新都尋去了。」與哥道：「他是客官，甚麼瓜葛要去尋他？」張大秀才道：「不敢。」

欺大姐就是小生的家父。」與哥道：「失敬失敬，怪道模樣恁地，廝像這等是一家人了。」笑欣欣的去叫小二，整起飯來，留張大官人坐一坐。張大秀才回說道：「這到不消小生，還有個兄弟在那廂等候，只是適間的話，可是確的麼？」與哥道：「怎的不確？」見有衣囊行李在此，可認一認，看是不是。隨引張大秀才到裏邊房裏來，把留下物件與他看了。張大秀才認得是實，忙別了與哥道：「這等事不宜遲，星夜同兄弟往新都尋去，尋着了再來相會。」與哥假親熱的留了一會，順水推船送出了門。張大秀才急急走到下處，對兄弟道：「問。」

到問着了，果然去年在湯家闕的正是，只是依他家說起來，竟自不曾往京哩。小秀才道：「這等在那里，大秀才道：「還在這里新都，我們須到那里問去。」小秀才道：「爲何住在新都許久？」大秀才道：「他家說是聽得往新都取五百金的債，定是到楊瘋子家去了。」小秀才道：「取得取不得？」好友走路，怎麼還在那里？」大秀才道：「行囊還在湯家，方纔見過的，豈有不帶了去？」徑自跑路的理，畢竟是擔閣在新都不來，不消說了。此去那里，苦不多遠，我每收拾起來，一同去走遭，訪問下落。則个兩人計議停當，將出些銀兩，謝了兩個妓者，送

俱以無心
偶露爲奇

了家去，一徑到新都來，下在飯店裏，店主人見是遠來的，問道：「兩位客官貴處？」兩個秀才道：「是雲南到此尋人的。」店主人道：「雲南來是尋人的，不是倒贓的麼？」兩個秀才喫驚道：「怎說此話？」店主人道：「偶然這般說笑，兩個秀才坐定，問店主人道：「此間有个楊僉事住在何處？」店主人伸伸舌頭道：「這人不是好惹的，你遠來的人，有甚要緊，沒事問他怎麼？」兩個秀才道：「問聲何妨，怎便這樣怕他？」店主人道：「他輕則官司害你，重則強盜劫你，若是遠來的人，沖撞了他，好友就結果了性命。」兩個秀才道：「清平世界，難道殺了人不要償命？」

的店主人道他償誰的命去年也是一個雲南人，一主四僕投奔他家聞得是替他討甚麼任上過手的一夜裏多殺了，至今冤屈無伸那見得要償命來，方才見兩位說是雲南所以取笑兩個秀才見說了，嚇得魂不附體你看我我看你一時做不得聲呆了，一會戰抖抖的問道那個人姓甚名誰老丈可知得明白否店主人道我那里明白他家有一個管家叫做老三常在小店喫酒這個人還有些天理的時常飲酒中間把家主做的反事一一告訴我心中不服去年雲南這五個被害忒煞乖張了外人紛紛揚揚

也多曉得小可每還疑心不敢輕信老三說是果然真有的煞是不平所以小可每纔信可惜這五個人，死得苦惱沒個親人得知小可見客官方纔問及楊家偶然如此閒講客官各人自掃門前雪不要閒管罷了兩個秀才情知是他父親被害了不敢聲張暗地叫苦一夜無眠次日到街上往來察聽三三兩兩幾處說來一般無二兩人背地裏痛哭了一場思量要在彼發覺恐怕反遭網羅亦且鄉宦勢頭小可衙門奈何不得他含酸忍苦原還到成都來見了湯興哥說了所聞詳細興哥也賠了幾點眼淚興哥道

此淚却是
真心非平

兩位官人何不告了他討命，兩個秀才道：正要如此。此時四川巡按察院石公正在省下，兩個秀才問湯與哥取了行囊，簡出貢生赴京文書，放在身邊了，寫了一狀抱牌進告，狀上寫道：

告狀生員張珍、張瓊為冤殺五命事。有父貢生張寅前往新都惡宦楊某家取債，一去無踪。珍等親投彼處尋訪，探得當彼惡宦謀財害命，併僕四人同時殺歿，道路驚傳，人人可証，尸骨無踪，滔天大變。萬古奇冤，親勸告。告狀生員張珍係雲南人。石察院看罷狀詞，他一向原曉得新都楊僉事的惡

蹟著聞，體訪已久，要為地方除害，只因是個甲科，又無人敢來告他，沒有把柄，未好動手。今見了兩生告詞，雖然明知其事必實，却是詞中沒个實証實據，亂行不得。石察院趕開左右，直喚兩生到案前來，輕輕地分付道：二生所告本院久知此人罪惡貫盈，但彼奸謀叵測，二生可速回家去，毋得留此。倘為所知，必受其害。待本院廉訪得實，當有移文至彼知會。關取爾等到此明冤，萬萬不可洩漏。隨將狀詞摺了，收在袖中。兩生叩頭謝教而出，果然依了察院之言。一面收拾竟回家中，靜聽消息去了。這邊石察院待兩司

上司畏之
如此揚官
之惡極矣

作揖之日、獨留憲長謝公叙話、袖出此狀、與他看着、道、天地間有如此人否、本院留之心中久矣、今日恰有人來告此事、貴司刑法衙門、可爲一訪、謝廉使道、此人梟獍爲心、豺狼成性、誠然王法所不容、石察院道、舊聞此家有家僮數千、陰養姦士數十、若不得其實跡、輕易舉動、吾輩反爲所乘、不可不慎、謝廉使道、事在下官、袖了狀詞一揖而出、這謝廉使是極有才、能的人、況兼按臺囑付、敢不在心、他司中有兩個丞、差一個叫做史應、一個叫做魏能、乃是點頭會意的人、謝廉使一向得用的、是日叫他兩個進私衙來、分

付道、我有件機密事、要你每兩個做去、兩個丞差叩頭道、憑爺分付、那廂使用、水火不辭、廉使袖中取出狀詞來、與他兩個看、把手指着揚某名字道、按院老爺要根究他家這事、不得那五個人尸首實跡、拿不倒他、必要體訪的實、曉得了他埋藏去處、才好行事、却是這人兇狡非常、只怕容易打聽不出、若是洩漏了事機、不惟無益、反致有害、是這些難處、兩丞差道、此官之惡、播滿一鄉、若是曉得上司尋他、不是他必竟先去下手、非同小可、就是小的每往彼體訪、若認得是衙門人役、惹起疑心、禍不可測、今蒙差委、除非

改換打扮，只做無意游到彼地，乘機緝探，方得真實。備細廉使道：此言甚是有理，你們快怎麼計較了去。兩承差自相商議了一回道：除非如此如此。隨稟廉使道：小的們有一計在此，不知中也不中。廉使道：且說來。承差道：新都專產紅花，小的們曉得楊宦家中，有個紅花場，利息千金。小的們兩個打扮做買紅花客人，到彼市買，必竟與他家管事家人交易往來，等走得路數多人，眼熟了，他每沒些疑心，然後看機會空便，留心體訪，必知端的，須拘不得時日。廉使道：此計頗好，你們小心在意，訪着了此宗公事，我另眼看

你，不打緊，還要對按院老爺說了，分外擡舉你。兩承差道：蒙老爺提挈，敢不用心，叩頭而出。元來這史應魏能，多是有身家的人，在衙門裏圖出身的，受了這一個差委，日夜在心，各自收拾了百來兩銀子，放在身邊了，打扮做客人模樣，一同到新都來，只說買紅花，問了街上人，曉得紅花之事，多是他三管家姓紀的掌管。此人生性梗直，交易公道，故此客人來多投他買賣，做得去。每年與家主掙下千來金利息，全虧他一個。若論家主，這樣貪暴，鬼也不敢來上門了。當下史應魏能，一竟來到他家，拜望了，各述來買紅花之

二亥黨奇 卷之四 三
意送過了土宜紀老三滿面春風一團和氣就置酒相待這兩個承差是衙門老溜好不乖覺曉得這人有用他處便有心結識了他放出虔婆手段甜言美語說得入港魏能便開口道史大哥我們新來這里做買賣人面上不熟自古道人來投主鳥來投林難得這樣賢主人我們序了年庚結爲兄弟何如史應道此意最好只是我們初相會況未經交易只道是我們先討好了不便論量待成了交易再議未遲紀老三道多承兩位不棄足感盛情待明日看了貨完了正事另治个薄設從容請教就此結義何如兩個

老辣

同聲應道妙妙當夜紀老三送他在客房歇宿正是紅花場庄上之房次日起來看了紅花講倒了價錢兩人各取銀子出來兌足了兩下各各相讓有餘彼此情投意合是日紀老三果然宰雞買肉辦起東道來史魏兩人市上去買了些紙馬香燭之類回到庄上擺設了先獻了神各寫出年月日時來史應最長紀老三小六歲魏能又小一歲挨次序立拜了神各述了結拜之意道自此之後彼此無欺有無相濟患難相救久遠不忘若有違盟神明殛之設誓已畢從此兩人稱紀老三爲二哥紀老三稱兩人爲大哥三

哥彼此喜樂當晚喫个盡歡而散。元來蜀中傳下劉關張三人之風最重的是結義故此史魏二人先下此工夫以結其心却是未敢說甚麼正經心腸話只收了紅花停當且還成都發在舖中兌客也原有兩分利息收起銀子又走此路數月之中如此往來了五六次去便與紀老三綢繆我請你你請我日日歡飲真个如兄若弟形迹俱忘一日酒酣史應便伸伸腰道快活快活我們遇得好兄弟到此一番盡興一番魏能接口道紀二哥待我們弟兄只好這等了我心上還嫌他一件未到處紀老三道小弟何事得罪

妙

但說出來自家弟兄不要避忌魏能道我們晚間貪得一覺好睡相好弟兄只該着落我們在安靜去處便好今在此間每夜聽得鬼叫夢寐多是不安的有這件不像意這是二哥欠檢點處小弟心性怕鬼的只得直說了紀老三道果然鬼叫麼史應道是有些詫異小弟也聽得的不只是魏三哥魏能道不叫難道小弟掉謊紀老三點頭道這也怪他叫不得對着斟酒的一个夥計道你道叫的是兀誰畢竟是雲南那人了史應魏能見說出真話來只做原曉得的一般不加驚異趨口道雲南那人之死我們也聞得

全像無心
之談所以
為妙

久了，只是既死之後，二哥也該積些陰騭，與你家老
爺說个方便，與他一堆土埋藏了尸骸也。好為何拋
弃他在那里了，使他每夜這等叫苦連天。紀老三道：
死便死得苦了，尸骸原是埋藏的，不要聽外邊人胡
猜亂說。兩人道：外人多說是當時抛弃了，二哥又說
是埋藏了，若是埋藏了，他怎如此叫苦。紀老三道：兩
个兄弟不信，我領你去。看煞也古怪。但是埋他這一
塊地上，一些紅花也不生哩。史應道：我每趁着酒興，
斟盃熱酒兒到他那堆裏澆他，一澆叫。他晚間不要
這等怪叫，就在空曠去處再喫兩大盃盡盡，與兩個

語言情景
俱妙絕

一齊起身，走出紅花場上來。紀老三，只道是散酒之
意，那道是有心的，也起了身，叫小的帶了酒盃，隨了
他們同步，引他們到一個所在，來看，但見

瀾漫怨氣，結成堆，
凜冽淒風，團作陣，
若還不遇有心人，
沉埋數載，誰相問。

紀老三把手指道：那一塊一根草也不生的底下，就
是他五个的尸骸。怎說得不曾埋藏。史應就斟下个
大盃向空裏作个揖道：雲南的老兄，請一盃兒酒。晚
間不要來驚嚇我們。魏能道：我也奠他一杯。湊成雙
杯。紀老三道：一飲一啄，莫非前定。若不是大哥，三哥，

妙絕

來這兩滴酒幾時能勾到他泉下史應道也是他的緣分大家笑了一場又將盒來擺在紅花地上席地而坐豁了幾拳各各連飲幾個大觥看看日色曛黑方纔住手兩人早已把埋尸的所在周圍暗記認定了仍到庄房裏宿歇次日對紀老三道昨夜果然安靜些想是這兩杯酒喫得快活了大家笑了一回是日別了紀老三要回就問道二哥幾時也到省下來走走我們也好做个東道盡个薄意回敬一回敬不然我們只是叨擾再無回答也覺面皮忒厚了紀老三道弟兄家何出此言小弟沒事不到省下除非冬

底要買過年物事是必要到你們那里走走專意來拜大哥三哥的宅上便是三人分手各自散了史應魏能此番踰知了實地是長是短來稟明了謝廉使廉使道你們果是能幹既是這等了外邊不可走漏一毫風信但等那姓紀的來到省城即忙密報我知道自有道理兩人稟了出來自在外邊等候紀老三來省看看殘年將盡紀老三果然來買年貨特到史家魏家拜望兩人住處差不多遠接着紀老三歡天喜地道好風吹得貴客到此史應叫魏能偃伴了他道魏三哥且陪着紀二哥坐一坐小弟市上走一走

看中喫的東西，尋些來家請二哥魏能道，是是，快來。則个史應就叫了一个小廝，拿了个籃兒，帶着幾百錢往市上去了。一面買了些魚肉菓品之類，先打發小廝歸家整治。一面走進按察司衙門裏頭去，密稟與廉使知道。廉使分付史應先回家去伴住他，不可放走了。隨即差兩個公人寫个硃筆票與他道：立拘新都楊宦家人紀三，面審毋遲時刻。公人賞了小票，一徑到史應家裏來。史應先到家裏整治酒肴，正與紀老三接風。喫到興頭上，聽得外邊敲門響。史應叫小廝開上門，只見兩個公人跑將進來，對史魏兩人

唱了喏，却不認得紀老三，問道：這位可是楊管家麼？史魏兩人會了意，說道：正是楊家紀大叔。公人也拱一拱手，說道：敝司主要請管家相見。紀老三喫一驚，道：有何事要見我，莫非錯了。公人道：不錯，見有小票在此，便拿出硃筆的小票來看。史應魏能假意喫驚，道：古怪，這是怎麼起的。公人道：老爺要問楊鄉宦家中事體，一向分付道，但有管家到省，即忙緝報。方才見史官人市上買東西，說道請楊家的紀管家，不知那个多嘴的稟知了老爺，故此特着我每到來相請。紀老三呆了一晌，道：沒事，喚我怎的？我須不會犯事。

公人道誰知犯不犯見了老爺便知端的史魏兩人道二哥自身沒甚事便去見見不妨紀老三道決然爲我們家裏的老頭兒再無別事史魏兩人道倘若問着家中事體只是從直說了料不喫虧的既然兩位牌頭到此且請便席畧坐一坐喫三杯了去何如公人道多謝厚情只是老爺立等回話的公事從容不得史應不由他分說拿起大觥每人灌了幾觥喫了些案酒公人又催起身史應道我便陪着二哥到衙門裏去去魏三哥在家再收拾好了東西盪熱了酒等見見官來盡興紀老三道小弟衙門裏不熟史

大哥肯同走走足見幫襯紀老三沒處躲閃只得跟了兩個公人到按察司裏來傳擲稟知謝廉使廉使不升堂竟叫進私衙裏來廉使問道你是新都楊僉事的家人麼紀老三道小的是廉使道你家主做的及事你可知道詳細麼紀老三道小的家主果然有一兩件不守分勾當只是小的主僕之分不敢明言廉使道你從直說了我饒你打若有一毫隱蔽我就用夾棍了紀老三道老爺要問那一件小的好說家主所做的事非一叫小的何處說起廉使冷笑道這也說的是案上番那狀詞再看一看便問道你只說

是見家主

那雲南張貢生主僕五命，今在何處。紀老三道：「這不該是小的說的家主，這件事其實有些虧天理。廉使道你且慢慢說來。」紀老三便把從頭如何來討銀，如何留他喫酒，如何殺成了，埋在紅花地裏，說了個備細。謝廉使寫了口詞道：「你這人到老實，我不難爲你。權發監中待提到了正犯，就放當下。把紀老三發下監中，史應魏能到也爲日前相處分上，照管他。一應事體，叫監中不要難爲他，不在話下。」謝廉使審得真情，卽發憲牌一張，就差史應魏能兩人，賞到新都縣，着落知縣身上要僉事楊某正身，係連殺五命公事。如不擒獲，卽以知縣代解。又發牌捕衙在紅花場起尸，兩人領命到得縣裏，已是除夜。那一日了，新都知縣接了來文，又見兩承差口稟緊急，嚇得兩手無措。忖道：「今日是年晚，此老必定在家，須乘此時調兵圍住，出其不意，方無走失。」卽忙喚兵房僉牌出去，調取一衛兵來，有三百餘人。知縣自領了，把楊家圍得鉄桶也似。其時楊僉事正在家飲團年酒，日色未晚，早把大門重重關閉了，自與羣妾內宴，歌的歌舞的舞，內中一妾唱一隻黃鶯兒道：

積雨釀春寒，見繁花樹樹殘，泥塗滿眼登臨倦。江

流幾灣雲山幾盤，天涯極目空腸斷。寄書難，無情
征雁飛不到滇南。

楊僉事見唱出滇南兩字，一個撞心拳，變了臉色道：「要你們提起甚麼滇南不滇南，心下有些不快活起來，不想知縣已在外邊，看見大門關上，兩個承差是認得他家路徑的，從側邊梯牆而入，先把大門開了，請知縣到正廳上坐下，叫人到裏邊傳報道：『邑主在外有請。』楊僉事正因滇南二字，觸着隱衷，有些動心，忽聽得知縣來到正廳上，想道：『這時候到此何幹，必有蹊蹊，莫非前事有人告發了，心下驚惶，一時無計。」

道且躲過了他再處，急往厨下竈前去躲。知縣見報了許久不出，恐防有失，忙入中堂自來搜尋。家中妻妾一時藏避不及，知縣分付喚一個上前來說話。此時無奈，只得走一個婦女出來答應。知縣問道：「你老爺那里去了？」這一個婦人回道：「出外去了，不在家里。」知縣道：「胡說，今日是年晚，難道不在家過年的？」叫從人將拶子拶將起來。這婦人着了忙，喊道：「在在，就把手指着厨下。」知縣率領從人竟往厨下來搜。僉事無計可施，只得走出來道：「今日年夜，老父母何事直入人內室？」知縣道：「非干晚生之事，乃是按臺老大人憲長。」

老大人相請問甚麼連殺五命的公事，要老先生星夜到司對理。如老先生不去，要晚生代解，不得不如此唐突。僉事道：隨你甚麼事，也須讓過年節。知縣道：上司緊急，兩個承差坐提，等不得過年，只得要煩老先生一行。晚生奉陪，全往就是。知縣就叫承差守定，不放寬展。僉事無奈，只得隨了知縣出門。知縣登時僉了解批，連夜解赴會城。兩個承差又指點捕官一面到庄上掘了尸首，一同趕來。那些在莊上的強盜，見主人被拏，風聲不好，一闕的走了。謝廉使特爲這事，歲朝升堂，知縣已將僉事解進。僉事換了小服，跪在廳下口裏還強道：不知犯官有何事故，鈞牌拘提，如捕反寇。廉使將按院所准狀詞讀與他聽。僉事道：有何憑據？廉使道：還你個憑據，即將紀老三放將出來道：這可是你家人麼？他所供口詞的確，還有何言？僉事道：這是家人懷挾私恨，誣首的，怎麼聽得廉使道：誣與不誣，少頃便見。說話未完，只見新都巡捕縣丞已將紅花場五個尸首在衙門外着落地方收貯。進司稟知，廉使道：你說無憑據，這五個尸首如何在你地上？廉使又問捕官相得尸首怎麼的？捕官道：縣丞當時相來，但是生前被人殺死，身首各離的。廉使

道如何可正與紀三所供不異再推得麼僉事俛首無辭只得認了道一時酒醉觸怒做了這事乞看縉紳體面遮蓋些則箇廉使道縉紳中有此不但衣冠中禽獸乃禽獸中豺狼也石按臺早知此事密訪已久如何輕貸得即將楊僉事收下監候待行關取到原告再問重賞了兩個承差紀三釋放寧家去了關文行到雲南兩個秀才知道楊僉事已在獄中星夜赴成都來執命曉得事在按察司竟來投到廉使叫押到屍場上認領父親尸首取出僉事對質一番兩子將僉事拳打脚踢廉使喝住道既在官了自有應

不及典刑
還算便宜

得罪名不必如此將僉事依一人殺死三命者律今更多二命擬凌遲處死決不待時下手諸盜以為從定罪候擒獲發落僉事係是職官申院奏請定奪不
 等得旨意轉來楊僉事是受用的人在獄中受苦不過又見張貢生率領四僕日日來打他不多幾時斃于獄底僉事原不曾有子家中竟無主持諸妾各自散去只有楊二房八歲的兒子楊清是他親侄應得承受添天家業多歸了他楊僉事枉自生前要算計并侄兒子的豈知身後連自己的倒與他了這便是天理不民處那張貢生只為要欺心小兄弟的人家

快哉

弄得身子冤死他鄉，幸得官府清正，有風力，纔報得仇，却是行關本處，又經題請，把這件行賄上司圖占家產之事，各處播揚開了。張賓此時同了母親稟告縣官道：若是家事，不該平分，哥子為何行賄，眼見得欺心，所以喪身。今兩姓執命，既已明白，家事就好公斷了。此係成都成案，奏疏分明，須不是撰造得出的。縣官理上說他不過，只得把張家一應產業，兩下平分。張賓得了一半，兩個侄兒得了一半，兩個侄兒也無可爭論。張貢生早知道到底如此，何苦將錢去買憔悴，白折了五百兩銀子，又送了五條性命。真所謂無梁不成，反輸一帖也。奉勸世人，還是存些天理，守此本分的好。

錢財有分，苦爭多，
看取兩家歸束處。

反自將身入網羅，
心機用盡竟如何。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四終

二刻驚奇

卷之四

三

尚友堂

二續拍案驚奇卷之五

襄敏公元宵失子

十三郎五歲朝天

詞云

瑞烟浮禁苑，正絳闕春回，新正方半，冰輪挂華滿，
 溢花衢歌市，芙蓉開遍，龍樓兩觀，見銀燭、星球有
 爛。捲珠簾，盡日笙歌，盛集寶釵金釧。○堪羨綺羅
 叢裡，蘭麝香中，正空遊翫。風柔夜煖，花影亂，笑聲
 喧。闌蛾兒滿路，成團打塊，簇着冠兒鬪轉。喜皇都
 舊日風光，太平再見。

詞寄瑞雀仙

這一首詞乃是宋紹興年間詞人康伯可所作伯可

元是北人隨駕南渡有名是個會做樂府的才子秦
 申王薦于高宗皇帝這詞單道着上元佳景高宗皇
 帝極其稱賞御賜金帛甚多詞中為何說舊日風光
 太平再見蓋因靖康之亂徽欽被虜中原盡屬金夷
 僥倖康王南渡即了帝位偏安一隅偷閑取樂還要
 摸擬盛時光景故詞人歌詠如此也是自解自樂而
 已怎如得當初柳耆卿另有一首詞云

說破南宋
君臣

禁漏花深繡工日永薰風布煥變韶景都門十二
 元宵三五銀蟾光滿凌飛觀聳皇居麗佳氣瑞煙
 葱蒨翠華宵幸是處層城闋苑○龍鳳燭交光星

漢對咫尺鰲山開雉扇會樂府兩籍神仙梨園四
 部絃筦向曉色都人未散盈萬井山呼鰲抃願歲
 歲天仗裏常瞻鳳輦 詞寄傾盃樂

這首詞多說着盛時宮禁說話只因宋時極作興是
 个元宵大張燈火御駕親臨君民同樂所以說道金
 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然因是傾城士女通宵出游
 沒些禁忌其間就有私期密約鼠竊狗偷弄出許多
 話柄來當時李漢老又有一首詞云

帝城三五燈光花市盈路天街游處此時方信鳳
 闕都民奢華豪富紗籠纔過處喝道轉身一壁小

來且住見許多才子艷質攜手並肩低語。東來西往誰家女買玉梅爭戴。緩步香風度北觀南顧。見畫燭影裏神仙無數。引人魂似醉不如趁早步。月歸去這一雙情眼怎生禁得許多胡覷。詞寄女冠子

細看此一詞可見元宵之夜越着喧鬧。中幹那三不四勾當的不一而足。不消說起而今在下說一件元宵的事體直教

開動公侯府
猾徒入地去

分開帝主顏
稚子見天還

着眼可見
王安石用
後便不太
罕了

話說宋神宗朝有箇大臣王襄敏公。單諱着一个韶字。全家住在京師。真是潭潭相府。富貴奢華。自不必說。那年正月十五元宵佳節。其時王安石未用新法。未行四境無侵。萬民樂業。正是太平時候。家家戶戶點放花燈。自從十三日為始。十街九市歡呼達旦。這夜十五日是正夜。年年規矩。官家親自出來賞翫。通宵傾城士女專待天顏。一看且是此日難得一輪明月當空照耀。如同白晝。映着各色奇巧花燈。從來叫做燈月交輝。極為美景。襄敏公家內眷自夫人以下。老老幼幼沒一个不打扮齊整了。祇候人捧着帷幙。

出來街上看燈遊耍看官你道如何用着帷幙蓋因官宦人家女眷恐防街市人挨挨擦擦不成體面所以或用絹段或用布疋等類扯作長圈圍着只要隔絕外邊人在裡頭走的人原自四邊看得見的晉時叫他做步障故有紫絲步障錦步障之稱這是大人家規範如此閑話且過却說襄敏公有個小衙內是他末堂最小的兒子排行第十三小名叫做南陔年方五歲聰明乖覺容貌不凡合家內外大小都是喜歡他的公與夫人自不必說其時也要到街上看燈大宅門中衙內穿着齊整還是等閑只頭上一頂

帽子多是黃豆來大不打眼的洋珠穿成雙鳳穿牡丹花樣當面前一粒猫兒眼寶石睛光閃爍四圍又是五色寶石鑲着乃是鴉青祖母祿之類只這頂帽也值千來貫錢襄敏公分付一個家人王吉馱在背上隨着內眷一起看燈那王吉是個曉法度的人自道身是男人不敢在帷中走只相傍帷外而行行到宣德門前恰好神宗皇帝正御宣德門樓聖旨許令萬目仰觀金吾衛不得攔阻樓上設着鰲山燈光燦爛香煙馥郁奏動御樂簫鼓喧闐樓下施呈百戲供奉御覽看的真是人山人海擠得縫地都沒有了有

翰林承旨王禹玉上元應制詩為證

雪消華月滿仙臺

萬燭當樓寶扇開

雙鳳雲中扶輦下

六鰲海上駕山來

鎬京春酒沾周宴

汾水秋風陋漢才

一曲昇平人盡樂

君王又進紫霞盃

此時王吉擁在人叢之中，因為肩上負了小衙內，好生不便，觀看得不甚像意，忽然覺得背上輕鬆了些，一時看得渾了，忘其所以，伸伸腰，擡擡頭，且是自在，呆呆裡向上看着，猛然想道：小衙內呢？急回頭看時，眼見得不在背上，四下一望，多是面生之人，竟不見

了。小衙內踪影欲要找尋，又被擠住了脚，行走不得。王吉心慌撩亂，將身子儘力挨出，挨得骨軟筋麻，纔到得稀鬆之處，遇見府中一夥人問道：你們見小衙內麼？府中人道：小衙內是你負着，怎到來問我們？王吉道：正在鬧嚷之際，不知那個伸手來我背上接了去，想必是府中弟兄們見我費力替我抱了，放鬆我些，也不見得我，一時貪个鬆快，人鬧裡不看得仔細，及至尋時，已不見了，你們難道不曾撞見府中人見說大家慌張起來道：你來作怪了，這是作耍的事，好如此不小心，你在人千人萬處失去了，却在此問張

不人悞事
每如此

二續驚奇 卷之五
問李豈不悞事還是分頭再到關頭裡尋去一夥十
來個人同了王吉挨出挨入高呼大叫怎當得人多
得緊了、茫茫裡向那個問是落得眼睛也看花了、喉
嚨也叫啞了、並無一些影響尋了一回走將攏來我
問你你問我多一般不見慌做了一團有的道或者
那個抱了家去了有的道你我都在又是那一個抱
去王吉道且到家問問看又處一個老家人道決不
在家裡頭上東西耀人眼目被歹人連人盜拐去了
我們且不要驚動夫人先到家稟知了相公差人及
早緝捕爲是王吉見說要稟知相公先自怯了一半

不由不法

道如何回得相公的話且從容計較打聽不要性急
便好府中人多是着了忙的、那繇得王吉主張一齊
逃了家來私下問問那得个小衙內在裡頭只得來
見襄敏公却也囁囁嚅嚅未敢一直說失去小衙內
的事、襄敏公見衆人急急之狀到問道你等去未多
時如何一齊跑了回來且多有些慌張失智光景必
有緣故衆家人纔把王吉在人叢中失去小衙內之
事說了一遍王吉跪下只是叩頭請死襄敏公毫不
在意笑道去了自然回來何必如此着急衆家人道
此必是歹人拐了去怎能勾回來相公還是着落開

大臣之度

封府及早追捕方得無失。襄敏公搖頭道：「不必。衆人道：「是一番天樣大火樣急的事。怎知襄敏公看得等閑。聲色不動。化做一杯雪水。衆人不解其意。只得到帷中稟知夫人。夫人驚慌抽身急回。噙着一把眼淚。來與相公商量。襄敏公道：「若是別個兒子失去。便當急急尋訪。今是吾十三郎。必然自會歸來。不必憂慮。夫人道：「此子雖然伶俐。點點年紀。奢遮煞也。只是四五歲的孩子。萬衆之中。擠掉了。怎能勾自會歸來。養娘每道：「聞得及人拐人家小廝去。有擦瞎眼的。有研掉脚的。千方百計。擺佈壞了。裝做叫化的。化錢。若

知子莫若父

不急急追尋。必然衙內遭了毒手。各各啼哭不住。家人每道：「相公便不着落。府裡緝捕招帖也寫幾張。或是大張告示。有人貪圖賞錢。便有訪得下落的。來報了一時間。你出一說。我出一見。紛紜亂講。只有襄敏公怡然不以爲意。道：「隨你議論。百出總是多的。過幾日。自然來家。夫人道：「魔合羅般一個孩子。怎生捨得失去了。不在心上。說這樣懈話。襄敏公道：「包在我身上。還你一个舊孩子。便了。不要性急。夫人那裡放心。就是家人每。養娘每。也不肯信。相公的話。夫人自分付家人各處找尋去了。不題。却說那晚南陔在王吉

背上正在挨擠喧嚷之際，忽然有个人趋近到王吉身畔，輕輕伸手過來接去，仍舊一般馱着。南陔貪着觀看，正在眼花撩亂，一時不覺，只見那一个人負得在背，便在人叢裏亂擠將過去。南陔纔喝聲道：「王吉如何如此亂走？」定睛一看，那裡是个王吉，衣帽裝束多另是一樣了。南陔年紀雖小，心裡煞是聰明，便曉得是个歹人，被他鬧裡來拐了，欲待聲張，左右一看，並無一个認得的熟人，他心裡思量道：「此必貪我頭上珠帽，若被他掠去，須難尋討。我且藏過帽子，我身子不怕他怎地。」遂將手去頭上，除下帽子來，揣在袖

中，也不言語，也不慌張，任他馱着前進，却像不曉得甚麼的。將近東華門，看見轎子四五乘，疊聯而來。南陔心裡忖量道：「轎中必有官員貴人在內。」此時不聲張求救，更待何時？南陔覷轎子來得較近，伸手去攀着轎幃，大呼道：「有賊！有賊！救人！救人！」那負南陔的賊，出于不意，驟聽得背上如此呼叫，喫了一驚，恐怕被人拿住，連忙把南陔撩下背來，脫身便走。在人叢裡混過了，轎中人在轎內，聞得孩子聲喚，推開簾子一看，見是个青頭白臉，魔合羅般一个小孩子，心裡喜歡，叫住了轎，抱將過來，問道：「你是何處來的？」南陔道：

是賊拐了來的轎中人道賊在何處南陔道方纔叫
喊起來在人叢中走了轎中人見他說話明白摩他
頭道乖乖你不要心慌且隨我去再處便雙手抱來
放在膝上一直進了東華門竟入大內去了你道轎
中是何等人元來是穿宮的高品近侍中大人因聖
駕御樓觀燈已畢先同着一般的中貴四五人前去
宮中排宴不想遇着南陔叫喊抱在轎中進了大內
中大人分付從人領他到自己入直的房內與他菓
品喫着被臥溫着恐防驚嚇了他叮囑又叮囑內監
心性喜歡小的自然如此次早中大人四五人直到

天監心性

神宗御前叩頭跪稟道好教萬歲爺爺得知奴婢等
昨晚隨侍賞燈回來在東華門外拾得一個失落的
孩子領進宮來此乃萬歲爺爺得子之兆奴婢等不
勝喜歡未知是誰家之子未請聖旨不敢擅便特此
啟奏神宗此時前星未耀正急的是生子一事見說
拾得一個孩子也道是宜男之祥喜動天顏叫快宣
來見中大人領旨急到入直房內抱了南陔先對他
說聖旨宣召如今要見駕哩你不要驚怕南陔見說
見駕曉得是見皇帝了不慌不忙在袖中取出珠帽
來一似昨日帶了隨了中大人竟來見神宗皇帝娃

皇帝心性

子家雖不曾習着甚麼高呼拜舞之禮却也擎拳曲腿一拜兩拜的叩頭稽首喜得个神宗跌脚歡欣御口問道小孩子你是誰人之子可曉得姓甚麼南陔竦然起荅道兒姓王乃臣韶之幼子也神宗見他說出話來聲音清朗且語言有體大加驚異又問道你緣何得到此處南陔道只因昨夜元宵舉家覘燈瞻仰聖容嚷亂之中被賊人偷馱背上前走偶見內家車乘只得叫呼求救賊人走脫臣隨中貴大人一同到此得見天顏實出萬幸神宗道你今年幾歲了南陔道臣五歲了神宗道小小年紀便能如此應對王

韶可謂有子矣昨夜失去不知舉家何等驚惶朕今即要送還汝父只可惜沒查處那个賊人南陔對道陛下要查此賊一發不難神宗驚喜道你有何見可以得賊南陔道臣被賊人馱走已曉得不是家裡人了便把頭帶的珠帽除下藏好那珠帽之頂有臣母將繡針絲線插戴其上以厭不祥臣比時在他背上想賊人無可記認就於除帽之時將針線取下密把他衣領縫線一道插針在衣內以為暗號今陛下令人密查若衣領有此針線者即是昨夜之賊有何難見神宗大驚道奇哉此兒一點年紀有如此大見識

朕若不得賊孩子不如矣待朕擒治了此賊方送汝回去又對近侍誇稱道如此奇異兒子不可令宮闈中人不見一見傳旨急宣欽聖皇后見駕穿宮人傳將旨意進宮宣得欽聖皇后到來山呼行禮已畢神宗對欽聖道外廂有个好兒子卿可暫留宮中替朕看養他幾日做个得子的讖兆欽聖雖然遵旨謝恩不知甚麼事由心中有些猶豫不決神宗道要知詳細領此見到宮中問他他自會說明白欽聖得旨領了南咳自往宮中去了神宗一面寫下密旨差个中大人賁到開封府是長是短的從頭分付了大尹立

限捕賊以聞開封府大尹奉得密旨非比尋常訪賊的事怎敢時刻怠緩即喚過當日緝捕使臣何觀察分付道今日奉到密旨限你三日內要拿元宵夜做不是的一夥人觀察稟道無証無證從何緝捕大尹叫何觀察上來附耳低言把中大人所傳衣領針線爲號之說說了一遍何觀察道恁地時三日之內管取完這頭公事只是不可聲揚大尹道你好幹這事此是奉旨的非比別項盜賊小心在意觀察聲喏而出到得使臣房集齊一班眼明手快的公人來商量道元宵夜趁着熱鬧做反事的不止一人失事的也

不止一家、偶然這一家小的兒、不曾撈得去、別家得手處必多、日子不遠、此輩不過在花街柳陌、酒樓飯店中、慶鬆取樂、料必未散、雖是不知姓名地方、有此暗記、還怕甚麼、遮莫沒踪影的、也要尋出來、我每幾十个做公的、分頭體訪、自然有个下落、當下派定張三往東、李四往西、各人認路、茶坊酒肆、凡有眾人團聚、面生可疑之處、即便畱心、按身體看、各自去訖、元來那晚、這個賊人有名的、叫做鵬兒、手一起有十來个、專一趁着鬧熱時節、人叢裡做那不本分的勾當、有詩為證、

昏夜貪他唾手財

世人莫笑胡行事

全憑手快眼兒乖

警似求人更可哀

今之求官
貴利達者
想之

那一个賊人、當時在王家門首、窺探踪跡、見个小衙內、齊整打扮、背將出來、便自上了心、一路尾着走、不離左右、到了宣德門樓下、正在挨擠喧闐之處、覩个空、便雙手溜將過來、背了就走、欺他是小孩子、縱有知覺、不過驚怕啼哭之類、料無妨碍、不在心上、不隄防到官轎旁邊、却會叫喊、有賊起來、一時着了忙、想道、利害、卸着便走、更不知背上頭暗地裡、又被他做工夫、畱下記認了、此是神仙也不猜到之事、後來脫

貪

去見了同夥團聚攬來各出所獲之物如簪釵金寶珠玉貂鼠煖耳狐尾護頸之類無所不有只有此人却是空手述其緣故衆賊道何不單鵬了珠帽來此人道他一身衣服多有寶珠鈕箴手足上各有釧鐲就是四五歲一個小孩子好友也值兩貫錢怎捨得輕放了他衆賊道而今孩子何在正是貪多嚼不爛了此人道正在內家轎邊叫喊起來隨從的虞候虎狼也似好不多人在那里不兜住身子便笑天大僥倖還望財物哩衆賊道果是利害而今幸得無事弟兄們且打平夥喫酒壓驚去於是一日輪一個做主

人只揀隱僻酒務便去暢飲是日正在玉津園旁邊一個酒務裡頭歡呼暢飲一個做公的叫做李雲偶然在外經過聽得猜拳豁指呼紅喝六之聲他是有心的便整進門來一看見這些人舉止氣象心下有十分瞧科走去坐了一個獨副座頭叫聲買酒飯喫店小二先將盞筯安頓去了他便站將起來背着手踱來踱去側眼把那些人逐個個覷將去內中一個果然衣領上挂着一寸來長短絲線頭李雲曉得着手了叫店家且慢盪酒我去街上邀着個客人一同來喫忙走出門口中打个胡哨便有七八個做公的

走將攏來問道李大有影響麼李雲把手指着店內道正在這裡頭已看的實了我們幾個守着這裡把一個走去再叫集十來個弟兄一同下手內中一個會走的飛也似去又叫了十來個做公的來了發聲喊望酒務裡打進去叫道奉聖旨拿元宵夜賊人一夥店家協力不得放走了人店家聽得聖旨二字曉得利害急集小二火工後生人等執了器械出來幫助十來個賊不曾走了一個多被網倒正是

日間不做虧心事

夜半敲門不喫驚

大凡做賊的見了做公的就是老鼠遇了貓見見形

所以賊愈多也

便伏做公的見了做賊的就是仙雀遇了蛇洞聞氣即知所以這兩項人每每私自相通時常要些孝順叫做打業錢若是捉破了賊不是什麼要緊公事得些利市便放鬆了而今是欽限要人的事衣領上針線鬪着海底眼如何容得寬展當下網住先剝了這一個的衣服衆賊雖是口裡還強却个个肉顫身搖面如土色身畔一搜各有零賍一直裡押到開封府來報知大尹大尹升堂驗着衣領針線是實明知無枉喝教用起刑來令招實情棚扒吊拷備受苦楚這些頑皮賴肉只不肖招大尹即將衣領針線問他道

你身上何得有此賊人不知事端信口支吾大尹笑道如此劇賊却被小孩子筭破了豈非天理昭彰你可記得元宵夜內家轎邊叫救人的孩子麼你身上已有了暗記還要抵賴到那里去賊人方知被孩子暗筭了對口無言只得招出實話來乃是積年累歲遇着節令盛時即便四出剽竊以及平時畧販子女傷害性命罪狀山積難以枚舉從不敗露豈知今年元宵行事之後卒然被擒却被小子暗筭驚動天聽以致有此莫非天數該敗一死難逃大尹責了口詞節外生枝疊成文卷大尹却記起舊年元宵真珠姬一案現捕

未獲的那一件事來你道又是甚事看官且放下這頭聽小子說那一頭也只因宣德門張燈王侯貴戚女眷多設帷幙在門外兩廡日間先在那裡等候觀看其時有一个宗王家在東首有个女兒名喚真珠因趙姓天潢之族人都稱他真珠族姬年十七歲未曾許嫁人家顏色明艷服飾鮮麗耀人眼目宗王的夫人姨妹族中却在西首姨娘曉得外甥真珠姬在帷中觀燈叫个丫鬟走來相邀一會上覆道若肯來當差兜轎來迎真珠姬聽罷不勝之喜便對母親道兒正要見見姨娘恰好他來相請是必要去夫人亦

娃子性自
歸伊戚

欣然許允打發丫鬟先去回話專候轎來相迎過不多時只見一乘兜轎打從西邊來到帷前真珠姬孩子心性巴不得就到那邊頑耍叫養娘們問得是來接的分付從人隨後來自己不耐煩等待慌忙先自上轎去了纔去得一會先前來的丫鬟又領了一乘兜轎來到說道立等真珠姬相會快請上轎王府裡家人道真珠姬方纔先隨轎去了如何又來迎接丫鬟道只是我全這乘轎來那里又有甚麼轎先到家人們曉得有些蹊蹺了大家忙亂起來聞之宗王着人到西邊去看眼見得決不在那里的了急急分付

虞候祇從人等四下找尋並無影響急具事狀告到開封府府中曉得是王府裡事不敢怠慢散遣緝捕使臣挨查踪跡王府裡自出賞揭報信者二千貫竟無下落不題且說真珠姬自上了轎後但見轎夫四足齊舉其行如飛真珠姬心裡道是頃刻就到的路何須得如此慌走却也道是轎夫脚步慣了的不以爲意及至擡眼看時倏忽轉灣不是正路漸漸走到狹巷裡來轎夫們脚高步低越走越黑心裡正有些疑惑忽然轎住了轎夫多走了去不見有人相接只得自己掀簾走出轎來定睛一看只叫得苦元來是

可而可駭

一所古廟旁邊鬼卒十餘个各持兵杖夾立中間坐
着一位神道面潤尺餘鬚髯滿頰目光如炬肩臂搖
動像個活的一般真珠姬心慌不免下拜神道開口
大言道你休得驚怕我與汝有夙緣故使神力攝你
至此真珠姬見神道說出話來愈加驚怕放聲啼哭
起不旁邊兩個鬼卒走來扶着神道說快取壓驚酒
來旁邊又一鬼卒斟着一杯熱酒向真珠姬口邊奉
來真珠姬欲待推拒又懷懼怕勉強將口接着被他
一灌而盡真珠姬早已天旋地轉不知人事倒在地
下神道走下座來笑道着了手也旁邊鬼卒多攢將

可恨

情亦動
情石

可憐

攏來全神道各卸了裝束除下面具元來个个多是
活人乃一夥劇賊裝成的將蒙汗藥灌倒了真珠姬
擡到後面去後面走將一个婆子出來扶去放在牀
上眠着眾賊漢乘他昏迷次第姦淫可憐金枝玉葉
之人零落在狗黨狐群之手姦淫已畢分付婆子看
好各自散去別做歹事了真珠姬睡至天明看看甦
醒睜眼看時不知是那里但見一个婆子在旁邊坐
着真珠姬自覺陰戶疼痛把手摸時周圍虛腫明知
着了人手問婆子道此是何處將我送在這裡婆子
道夜間眾好漢每送將小娘子來的不必心焦管取

你就落好處便了真珠姬道我是宗王府中閨女你每及人怎如此胡行亂做婆子道而今說不得王府不王府了老身見你是金枝玉葉湏不把你作賤真珠姬也不曉得他的說話因繇侮着眼只是啼哭元來這婆子是个牙婆專一走大人家催賣人口的這夥劇賊掠得人口便來投他家下畱下幾晚就有頭主來成了去的那時畱了真珠姬好言溫慰得熟分剛兩三日只見一日一乘轎來擡了去已將他賣與城外一个富家爲妾了主翁成婚後雲雨之時心裡曉得不是處子却見他美色甚是喜歡不以爲意更

懣得此姬

不曾提起問他來歷真珠姬也深懷羞憤不敢輕易自言怎當得那家姬妾頗多見一人專寵盡生嫉妬之心說他來歷不明多管是在家犯姦被逐出來的奴婢日日在主翁耳根邊激聒主翁聽得不耐煩偶然問其來處真珠姬揆着心中事大聲啼泣訴出事繇來方知是宗王之女被人掠賣至此主翁多曾看見榜文賞帖的老大喫驚恐怕事發連累急忙叫人尋取原媒牙婆已自不知去向了主翁尋思道此等奸徒此處不敗別處必露到得跟究起來現贓在我家湏藏不過可不是天大利害况且王府女眷不是

主翁承得
所以終得
脫禍也

取笑必有尋着根底的日子，別人做了反事，把個愁布袋丟在這裡，替他頂死不成，心生一計，叫兩個家人家裡擡出一頂破竹簰來，裝好了，請出真珠姬來，主翁納頭便拜道：「一向有眼不識貴人，多有唐突，却是辱莫了貴人，多是反人做的事，小可並不知道，今情愿折了身價，白送貴人還府，只望高擡貴手，凡事遮蓋，不要牽累小可。則個真珠姬見說送他還家，就如聽得一封九重恩赦到來，又原是受主翁厚待的，見他小心陪禮，好生過意，不去回言道：「只要見了我父母，決不題起你姓名罷了。」主翁請真珠姬上了轎。

脫得去謝
神明

兩個家人擡了飛走，真珠姬也不及分別，一聲慌忙，走了五七里路，一擡擡至荒野之中，擡轎的放下竹轎，抽身便走，一道煙去了。真珠姬在轎中探頭出看，只見靜悄無人，走出轎來，前後一看，連兩個擡轎的影踪不見，慌張起來道：「我直如此命蹇，如何不明不白，拋我在此萬一，又遇反人，如何是好？沒做理會處，只得仍舊進轎坐了，放聲大哭起來，亂喊亂叫，將身子在轎內擸擸不已，頭髮多擸得蓬鬆。此時正是春三月天道，時常有郊外踏青的，有人看見空曠之中，一乘竹轎內有人大哭，不勝駭異，漸漸走將攏來，起

初止是一兩個人後來簸箕般圍將轉來你詰我問
你喧我嚷真珠姬慌慌張張沒口得分訴一發說不
出一句明白話來內中有老成人搖手叫四旁人莫
嚷朗聲問道娘子是何家宅眷因甚獨自歇轎在此
真珠姬方纔噙了眼淚說得話出來道奴是王府中
族姬被歹人拐來在此的有人報知府中定當重賞
當時王府中賞帖開封府榜文誰不知道真珠姬話
纔出口早已有請功的飛也似去報了須臾之間王
府中幹辦虞候走了偌多人來認看果然破轎之內
坐着的是真珠族姬慌忙打轎來換了擡歸府中父

忠厚人

母與合家人等看見頭鬚髮亂滿面淚痕抱着大哭
真珠姬一發亂擲亂擲哭得一佛出世二佛生天直
等哭得盡情了方纔把前時失去今日歸來的事端
一五一十告訴了一遍宗王道可曉得那討你的是
那一家便好挨查真珠姬心裡還護着那主翁回言
道人家便認得却是不曉得姓名也不曉得地方又
來得路遠了不記起在那一邊抑且那人家原不知
情多是歹人所爲宗王心裡道是家醜不可外揚恐
女兒許不得人家只得含忍過了不去聲張下老實
根究只暗地囑付開封府畱心訪賊罷了隔了一季

移花接木
暗渡陳倉

又是元宵之夜。弄出王家這件事來。其時大尹拿倒王家做反事的賊。記得王府中的事。也把來問問看。果然即是這夥人。大尹咬牙切齒。拍案大罵道。這些賊男女。死有餘辜。喝交加力行杖。各打了六十訊棍。押下死囚牢中。奏請明斷發落。奏內大畧云。

群盜元夕所爲。止于胠篋。居恒所犯。盡屬推埋。似此梟獍之徒。豈容輦轂之下。合行駢戮。以靖邦畿。神宗皇帝見奏。曉得開封府盡獲盜犯。笑道。果然不出小孩子所算。龍顏大喜。批准奏章。着會官即時處決。又命開封府再錄獄詞一通來看。開封府欽此。欽

遵處斬衆盜已畢。一面回奏。復將前後犯由獄詞。詳細錄上。神宗得奏。即將獄詞籠在袍袖之中。含笑回宮。且說正宮欽聖皇后。那日親奉聖諭。賜與外廂小兒鞠養。以爲得子之兆。當下謝恩。領回宮中來。試問他來歷備細。那小孩子應答如流。語言清明。他在皇帝御前。也曾經過。可知道不怕面生。就像自家屋裡一般。嘻笑自若。喜得个欽聖心花也開了。將來抱在膝上。寶器心肝的。不住的叫。命宮娥取過梳妝匣來。替他掠髮整容。調脂画額。一發打扮得齊整。合宮妃嬪。聞得欽聖宮中御賜一个小兒。盡皆來到宮中。一

宮中開况

來稱賀娘娘。二來觀看小兒。蓋因小兒是宮中所不
曾有的實覺稀罕。及至見了。又是一個眉清目秀唇
紅齒白。魔合羅般一個能言能語。百問百答。你道有
不快活的麼。妃嬪每要奉承娘娘。亦且喜歡。孩子爭
先將出寶玩金珠釧鐲等類來做見面錢。多塞在他
小袖子裡。袖子裡盛滿了。着不得欽聖命一個老內
人逐一替他收好了。又叫領了他到各宮朝見頑耍。
各宮以為盛事。你強我賽。又多各有賞賜。宮中好不
喜歡熱鬧。如是十來日。正在喧哄之際。忽然駕幸欽
聖宮。宣召前日孩子。欽聖當下率領南陔朝見已畢。

神宗問欽聖道。小孩子莫驚怕否。欽聖道。蒙聖恩勅
令暫鞠此兒。此兒聰慧非凡。雖居禁地。毫不改度。老
成人不過如此。實乃陛下洪福齊天。國家有此等神
童出世。臣妾不勝欣幸。神宗道。好教卿等知道。只那
夜做歹事的人。盡被開封府所獲。則為衣領上針線
暗記。不到得走了一個。此兒可謂有智極矣。今賊人
盡行斬訖。怕他家裡不知道。在家忙亂。今日好好送
還他去。欽聖與南陔各叩首謝恩。當下傳旨勅令前
日抱進宮的那個中大人護送歸第。御賜金犀一籠。
與他壓驚。中大人得旨。就御前抱了南陔。辭了欽聖。

大人家做事不小

一路出宮，欽聖尚兀自好些，不割捨他，梯已自有賞賜，與同前日各宮所贈之物，總貯一篋，令人一全交付與中大人收好，送到他家中，大人出了宮門，傳命輛起犢車，賁了聖旨，就抱南陔坐在懷裡了，逕望王家而來。

去時，驀地偷將去。

來日從天降下來。

孩抱何緣親見帝。

恍疑鬼使與神差。

話說王襄敏家中，自那晚失去了小衙內，合家裏外大小，沒一個不憂愁思慮，哭哭啼啼，只有襄敏毫不在意，竟不令人追尋，雖然夫人與同管家的分付眾人，

家人各處探訪，却也並無一些影響，人人懊惱，沒個

是處，忽然此日朝門上飛報將來，有中大人親賚聖

旨到第開讀，襄敏不知事端，分付忙排香案迎接，自

已冠紳袍笏，俯伏聽旨，只見中大人抱了個小孩子，

下犢車來，家人上前來爭看，認得是小衙內，到喫了

一驚，不覺大家手舞足蹈，禁不得喜歡，中大人喝道：

且聽宣聖旨，高聲宣道：

卿。元。宵。失。子。乃。朕。獲。之。今。却。還。鄉。特。賜。壓。驚。物。一。籠。獎。其。幼。志。欽。哉。

中大人宣畢，襄敏拜舞謝恩已了，請過聖旨，與中大

元有盛世
君臣之風

人敘禮分賓主坐定，中大人笑道：「老先兒好個乖令郎，襄敏正要問起根繇，中大人笑嘻嘻的袖中取出一卷文書出來，說道：『老先兒要知令郎去來事端，只看此一卷便明白了。』」襄敏接過手來一看，乃開封府獲盜獄詞也。襄敏從頭看去，見是審詔開封捕獲便道：「乳臭小兒如此驚動天聽，又煩聖慮獲賊，直教老臣粉身碎骨難報聖恩萬一。」中大人笑道：「這賊多是令郎自家拿倒的，不煩一毫聖慮，所以爲妙。」南陔當時就口裡說：「那夜怎的長怎的短，怎的見皇帝怎的拜皇后，明明朗朗訴個不住口。」先前合家人聽見聖

旨到時，已攢在中門口觀看，及見南陔出車來，大家驚喜，只是不知頭腦，直待聽見南陔備細述此一遍，心下方纔明白，盡多贊歎他乖巧之極。方信襄敏不在心上不肯追求，道是他自家會歸來的，真有先見之明也。襄敏分付治酒款待中大人，中大人就將聖上欽賞壓驚金犀及欽聖與各官所賜之物，陳設起來，真是珠寶盈庭，光采奪目，所直不啻鉅萬。中大人摩着南陔的頭道：「哥，你買菓兒喫了。」襄敏又叩首對闕謝恩，立命館客寫下謝表，先附中大人陳奏，等來日早朝面聖，再行率領小子謝恩。中大人道：「令郎

應

哥兒是咱家遇着携見聖人的咱家也有个薄禮兒
做个記念將出元寶二个彩段八表裏來襄敏再三
推辭不得只得收了另備厚禮答謝過中大人中大
人上車回覆聖旨去了襄敏送了回來合家歡慶襄
敏公道我說你們不要忙我十三必能自歸今非但
歸來且得了許多恩賜又已拿了賊人多是十三自
已的主張來可見我不着急的是麼合家各各稱服
後來南咳取名王家政和年間大有文聲功名顯達
只看他小時舉動如此已占大就矣

小時了了大時佳

五歲孩童已足誇

計縛劇徒如反掌

直教天子送還家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五終

二刻拍案驚奇

卷之五

五

尚友堂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六

李將軍錯認舅

劉氏女詭從夫

詩云

在天願為比翼鳥

在地願為連理枝

天長地久有時盡

此恨綿綿無限期

這四句乃是白樂天長恨歌中之語當日只為唐明皇與楊貴妃七月七日之夜在長生殿前對天發了私願願生生世世得為夫婦後來馬嵬之難楊貴妃自縊明皇心中不捨命鴻都道士求其魂鬼道士凝神御氣見之玉真仙宮道是因為長生殿前私願還

要復降人間與明皇做來生的夫婦所以白樂天述其事做一篇長恨歌有此四句蓋謂世間惟有願得成雙的隨你天荒地老此情到底不泯也小子而今先說一个不願成雙的古怪事做个得勝頭回家時唐州比陽有个富人王八郎在江淮做大商與一个娼伎往來得密相與日久勝似夫妻每要取他回家家中先已有妻子甚是不得意既有了娶娼之意歸家見了舊妻時一發覺得厭憎只管尋是尋非要趕逐妻子出去那妻子是个乖巧的見不是頭也就懷着二心無心戀着夫家欲待要去只可惜先前不曾

男人之情如此

女人之情如此

留心積趲得些私房未好便輕易走動其時身畔有一女兒年止數歲把他做了由頭婉辭哄那丈夫道我嫁你已多年了女兒又小你趕我出去叫我那里去好我決不走路的口裏如此說却日日打點出去的計較後來王生意到淮上帶了娼婦回來且未到家在近巷另賃一所房子與他一同住下妻子知道一發堅意要去了把家中細軟盡情藏過狠犖家伙什物多將來賣掉等得王生歸來家裏椅桌多不全箸長碗短全不似人家模樣訪知盡是妻子敗壞了、一時發怒道我這番決留你不得了今日定要決

絕妻子也胆大奮然攘臂道我曉得到底容不得我只是要我去我也要去得明白我與你當官休去當下扭住了王生雙袖一直嚷到縣堂上來知縣問着備細乃是夫妻兩人彼此願離各無繫戀取了口詞画了手模依他斷離了家事對半分開各自度日妻若再嫁追產還夫所生一女兩下爭要妻子誣道丈夫薄幸寵娼弃妻若留女兒與他日後也要流落為娼了知縣道他說得是把女兒斷與妻子領去各無詞說出了縣門自此兩人各自分手王生自去接了娼婦到家同住妻子與女兒另在別村去買一所房子住

女
人之
識
見
如
此

了買些餅罐之類擺在門前做些小經紀他手裏本自有錢恐怕丈夫他日還有別是非故意妝這個模樣一日王生偶從那里經過恰好妻子在那里搬運這些餅罐王生還有些舊情不忍好言對他道這些東西能近得多少利息何不別做些什麼生意其妻大怒趕着罵道我與你決絕過了便同路人要你管我怎的來調甚麼喉噪王生老大沒趣走了回來自此再不相問了過了幾時其女及笄嫁了方城田家其妻方將囊中蓄積搬將出來盡數與了女婿約有十來萬貫皆在王家時贖了丈夫所藏下之物也可

女
人之
局
面
如
此

見王生固然薄倖有外好其妻元也不是同心的了
 後來王生客歿淮南其妻在女家亦歿既已殯殮將
 要埋葬女兒道生前與父不合而今既同歿了該合
 做了一處也是我女兒每孝心便叫人去淮南迎了
 喪柩歸來重復開棺一同母尸各加洗滌換了衣服
 兩尸同卧在一榻之上等天明時辰到了下了棺同
 去安葬安頓好了過了一會女兒走來看看喫了一
 驚兩尸先前全是仰卧的今却東西相背各向了一
 邊叫聚合家人多來看着盡都駭異有的道眼見得
 生前不合歿後還如此相背有的道偶然那個移動

此為奇耳
 至前常事
 是奇也

了那里有歿尸會掉轉來的女兒啼啼哭哭叫爹叫
 娘仍舊把來仰卧好了到得明日下棺之時動手起
 尸兩個尸骸仍舊多是側眠着兩背相向的方曉得
 果然是生前怨恨之所致也女兒不忍畢竟將來同
 葬了要知他們陰中也未必相安的此是夫婦不願
 成雙的榜樣比似那生生世世願為夫婦的差了很多
 而今說一個做夫妻的被拆散了歿後精靈還歸
 一處到底不磨滅的話本可見世間夫婦原自有這
 般情種有詩為証

生前不得同衾枕

歿後圖他共穴藏

信是世間情不泯

韓憑塚上有鴛鴦

這個話本在元順帝至元年間淮南有个民家姓劉生有一女名喚翠翠生來聰明異常見字便認五六歲時便能誦讀詩書父母見他如此商量索性送他到學堂去等他多讀些在肚裏做个不帶冠的秀才隣近有个義學請着个老學究有好些生童在裏頭從他讀書劉老也把女兒送去入學學堂中有个金家兒子叫名金定生來俊雅又兼賦性聰明與翠翠一男一女算是這一堂中出色的了况又是同年生的學堂中諸生多取笑他道你們兩個一般的聰明

又是一般的年紀後來畢竟是一對夫妻金定與翠翠雖然口裏不說心裏也暗地有些自認兩下相愛金生曾做一首詩贈與翠翠以見相慕之意詩云

十二欄杆七寶臺

春風到處艷陽開

東園桃樹西園柳

何不移來一處栽

翠翠也依韻和一首答他詩云

平生有恨祝英臺

懷抱何為不肯開

我願東君勤用意

早移花樹向陽栽

在學堂一年有餘翠翠過目成誦讀過了好些書已後年已漸長不到學堂中來了十六歲時父母要將

他許聘人家，翠翠但聞得有人議親，便關了房門，只是啼哭，連粥飯多不肯喫了。父母初時不在心上，後來見每次如此，心中曉得有些魑魅，仔細問他，只不肯說。再三委曲盤問，他說了出來，必定依他。翠翠然後說道：「西家金定與我同年，前日同學堂讀書時，心裏已許下了他。今若不依我，我只是死了，決不去嫁別人的。」父母聽罷，想道：「金家兒子雖然聰明俊秀，却是家道貧窮，豈是我家當門對戶？」然見女兒說話堅決，動不動哭个不住，又不肯飲食，恐怕違逆了他，萬一做出事來，只得許他道：「你心裏既然如此，卻也不難。」我着媒人替你說去。劉老尋將一个媒媽來對他說：「女兒翠翠要許西邊金家定哥的說話。」媒媽道：「金家貧窮，怎對得宅上起？」劉媽道：「我家翠小娘與他家定哥同年，又曾同學，翠小娘不是他不肯出嫁，故此要許他。」媒媽道：「只怕宅上嫌貧不肯，既然肯許，却有何難？」老媳婦一說便成。媒媽領命，竟到金家來說親。金家父母見說了，慚愧不敢當，回覆媒媽道：「我家甚麼家當，敢去扳他？」媒媽道：「不是這等說。」劉家翠翠小娘子心裏一定要嫁小官人，幾番啼哭不食，別家來說的，多回絕了，難得他父母見女兒立志如此，已

不難。我着媒人替你說去。劉老尋將一个媒媽來對他說：「女兒翠翠要許西邊金家定哥的說話。」媒媽道：「金家貧窮，怎對得宅上起？」劉媽道：「我家翠小娘與他家定哥同年，又曾同學，翠小娘不是他不肯出嫁，故此要許他。」媒媽道：「只怕宅上嫌貧不肯，既然肯許，却有何難？」老媳婦一說便成。媒媽領命，竟到金家來說親。金家父母見說了，慚愧不敢當，回覆媒媽道：「我家甚麼家當，敢去扳他？」媒媽道：「不是這等說。」劉家翠翠小娘子心裏一定要嫁小官人，幾番啼哭不食，別家來說的，多回絕了，難得他父母見女兒立志如此，已

二刻驚奇 卷之六
許下他肯與你家小官人。今你家若把貧來推辭，不但失了此一段好姻緣，亦且辜負那小娘子這一片志誠好心。金老夫妻道：據着我家定哥才貌，也配得他翠小娘過，只是家下委實貧難，那里下得起聘定。所以容易應承不得。媒媽道：應承繇不得不應承，只好把說話放婉曲些。金老夫妻道：怎的婉曲？媒媽道：而今我替你傳去，只說道：寒家有子，頗知詩書，貴宅見論，萬分盛情，敢不從命。但寒家起自蓬蓽，一向貧薄自甘，若要取必聘，問婚娶諸儀，力不能辦，是必見亮，毫不責備，方好應承。如此說去，他家曉得你每

好婦翁

下禮不起的，却又違女兒意思，不得必然是件將就了。金老夫妻大喜道：多承指教，有勞周全，則个媒媽果然把這番話到劉家來復命。劉家父母愛女過甚，心下只要成事，見媒媽說了金家自揣家貧，不能下禮，便道：自古道：婚姻論財，夾虜之道。我家只要許得女婿好，那在財禮，但是一件。他家既然不足，我女到他家裏，只怕難過日子，除非招入我每家裏，做个贅婿，這纔使得。媒媽再把此意到金家去說，這是倒在金家懷裏去做的事。金家有何推托，千歡萬喜，應允不迭，遂憑着劉家揀个好日，把金定招將過去。凡是

一應幣帛羊酒之類，多是女家自備了過來。從來有這話的，入舍女壻，只帶着一張卵袋，走金家果然不費分毫，竟成了親事。只因劉翠翠堅意看上了金定，父母拗他不得，只得曲意相從了。當日過門交拜，夫妻相見，兩下裏各稱心懷。是夜翠翠于枕上口占一詞，贈與金生道。

曾向書空同筆硯，故人今作新人。洞房花燭十分春，汗沾蝴蝶粉，身惹麝香塵。○殢雨尤雲渾未慣，枕邊眉黛羞顰，輕憐痛惜莫辭頻。願郎從此始，日近日相親。

右調臨江仙

金生也依韻和一闕道。

記得書齋同筆硯，新人不是他人。扁舟來訪武陵春，仙居鄰紫府，人世隔紅塵。○誓海盟山心已許，幾番淺笑深顰，向人猶自語頻頻。意中無別意，親後有誰親。

調全前

兩人相得之樂，真如翡翠之在丹青，鴛鴦之游碧沼，無以過也。誰料樂極悲來，快活不上一二年，撞着元政失綱，四方盜起，鹽徒張士誠兄弟起兵高郵，沿海一帶郡縣盡爲所陷。部下有个李將軍領兵爲先鋒，到處民間擄掠美色女子，兵至淮安，聞說劉翠翠之名。

此時亦能
哭泣不食
乎

招撫二字
乃衰世之
妙着懦將
之兵机

率領一隊家丁打進門來，看得中意，劫了就走。此時合家只好自顧性命，抱頭鼠竄。那个敢向前爭得一句眼盼，看他擁着去了。金定哭得个死而復生，欲待跟着軍兵踪跡尋訪他去，爭奈元將官兵北來征討，兩下爭持，干戈不息，路斷行人，恐怕沒來由走去，撞在亂兵之手，灰了也沒說處，只得忍酸含苦，過了日子。至正末年，張士誠氣槩弄得大了，自江南江北三吳兩湖，直拓至兩廣益州，盡歸掌握。元朝不能征勦，只得定議招撫，士誠原沒有統一之志，只此局面已自滿足，也要休兵，因遂通款。元朝奉其正朔，封為

王爵，各守封疆，民間始得安靜。道路方可通行，金生思念翠翠，時刻不能去心。看見路上好走，便要出去尋訪，收拾了幾兩盤纏，結束了一个包裹，來別了自家父母，對丈人丈母道：此行必要訪着妻子踪跡，若不得見，誓不還家了。痛哭而去。路由揚州，過了長江，進了潤州，風飡水宿，夜住曉行，來到平江，聽得路上人說：李將軍見在紹興守禦，急忙趕到臨安，過了錢塘江，趁着西興夜船，到得紹興，去問人時，李將軍已調在安豐去屯兵了。又不辭辛苦，問到安豐，安豐人說：早來兩日，也還在此。而今回湖州駐扎，纔起身去

二亥贊音
九
的金生道，只怕到湖州時，又要到別處去。安豐人道：湖州是駐扎地方，不到別處去了。金生道：這等便遠，在天邊也趕得着。于是一路向湖州來，算來金生東奔西走，脚下不知有萬千里路跑過來，在路上也過了好兩個年頭，不能勾見妻子一見，却是此心再不放懈。于路沒了盤纏，只得乞丐度日，沒有房錢，只得草眠露宿，真正心堅鐵石，萬死不辭。不則一日，到了湖州去訪問時，果然有個李將軍開府在那里。那將軍是張王得力之人，貴重用事，勢焰赫奕，走到他門前去看時，好不威嚴，但見

門牆新綵，檠戟森嚴，獸面銅鑲，並脚而宛轉，彪形鉄漢對峙，以巍峩，門闌上貼着兩片不寫字的桃符，坐墩邊列着一雙不喫食的獅子，雖非天上神仙，自是人間富貴家。

金生到了門首，站立了一回，不敢進去，又不好開言，只是舒頭探腦望裏邊一望，又退立了兩步，躊躇不決。正在沒些起倒之際，只見一個管門的老蒼頭走出來問道：你這秀才，有甚麼事幹？在這門前探頭探腦的，莫不是奸細麼？將軍知道了，不是耍處。金生對他唱个喏道：老丈拜揖，老蒼頭回了半揖道：有甚麼

話金生道小生是淮安人氏前日亂離時節有一妹子失去聞得在貴府中所以不遠千里尋訪到這個所在意欲求見一面未知確信要尋個人問一問且喜得遇老丈蒼頭道你姓甚名誰你妹子叫名甚麼多少年紀說得明白我好替你查將出來回覆你金生把自家真姓藏了只說着妻子的姓道小生姓劉名喚金定妹子叫名翠翠識字通書失去時節年方十七歲算到今年該有二十四歲了老蒼頭點點頭道是呀是呀我府中果有一个小娘子姓劉是淮安人今年二十四歲識得字做得詩且是做人乖巧周

全我本官專房之寵不比其他你的說話不差不差依說是你妹子你是舅爺了你且在門房裏坐一坐我去報與將軍知道蒼頭急急忙忙奔了進去金生在門房等着回話不題且說劉翠翠自那年擄去初見李將軍之時先也哭哭啼啼尋死覓活不肯隨順李將軍嚇他道隨順了不去難為你合家老小若不隨順將他家寸草不留翠翠惟恐累及父母與丈夫家裏只得勉強依從李將軍見他聰明伶俐知書曉事愛得他如珠似玉一般十分擢舉百順千隨翠翠雖是支陪笑語却是無刻不思念丈夫沒有快活的

一身全家
未為不是
每見有對
賊矢節而
一家珍藏
無遺者一
个忠成九
族缺傷哉

日子心裏痴想緣分不斷，或者還有時節相會，爭奈日復一日，隨着李將軍東征西戰，沒个定踪，不覺已是六七年了。此日李將軍見老蒼頭來稟說，有他的哥哥劉金定在外邊求見，李將軍問翠翠道：「你家裏有个哥哥麼？」翠翠心裏想道：「我那得有甚麼哥哥來，多管是丈夫尋到此間，不好說破，故此托名，遂轉口道：『是有个哥哥，多年隔別了，不知是也不是。』且問他甚麼名字，纔曉得李將軍道：「管門的說是甚麼劉金定。」翠翠聽得金定二字，心下痛如刀割，曉得是丈夫，冒了劉姓來訪問的了，說道：「這果然是我哥哥，我要

本色之甚

見他，李將軍道：「待我先出去見過了，然後來喚你。」將軍分付蒼頭去請那劉秀才進來。蒼頭承命出來，領了金生進去。李將軍武夫出身，妄自尊大，走到廳上，居中坐下。金生只得向上再拜。將軍受了禮，問道：「秀才何來？」金生道：「金定姓劉，淮安人氏，先年亂離之中，有个妹子失散，聞得在將軍府中，特自本鄉到此，叩求一見。」將軍見他儀度斯文，出言有序，喜動顏色，道：「舅舅請起你令妹無恙，即當出來相見。」傍邊站着一个童兒，叫名小監，就叫他進去傳命道：「劉官人特自鄉中遠來，叫翠娘可快出來相見。」起初翠翠見說了，

正在心癢難熬之際聽得外面有請恨不得兩步做一步移了急趨出廳中來擡頭一看果然是丈夫金定碍着將軍眼睜睜在止面不好上前相認只得將錯就錯認了妹子叫聲哥哥以兄妹之禮在廳前相見看官聽說若是此時說話的在傍邊一把把那將軍扯了開來讓他每講一程話叙一程闊豈不是奏趣的事爭奈將軍不做美好像個監場的御史一眼不煞坐在那里金生與翠翠雖然夫妻相見說不得一句私房話只好問問父母安否彼此心照眼淚從肚裏落下罷了

直難為情

昔為同林鳥

今作分飛燕

相見難為情

不如不相見

又昔日樂昌公主在楊越公處見了徐德言做一首詩道

今日何遷次

新官對舊官

笑啼俱不敢

方信做人難

今日翠翠這个光景頗有些相似然樂昌與徐德言楊越公曉得是夫妻的此處金生與翠翠只認做兄妹一發要遮遮飾飾恐怕識破意思更難堪也還虧得李將軍是武夫粗鹵看不出機關毫沒甚麼疑心

待舅之意
愈殷還妻
之望命經
嘆

只道是當真的哥子，便認做舅舅，親情的念頭重起，來對金生道：舅舅既是遠來，道途跋涉，心力勞困，可在我門下安息幾時，我還要替舅舅計較，分付拿出一套新衣服來，與舅舅穿了，換下身上塵污的舊衣，又令打掃西首一間小書房，安設床帳，被席是件整備，請金生在裏頭歇宿。金生巴不得要他留住，尋出機會與妻子相通。今見他如此認帳，正中心懷欣然，就書房裡宿了，只是心裡想着妻子，就在裡面好生難過。過了一夜，明早起來，小監來報道：將軍請秀才廳上講話。將軍相見已畢，問道：令妹能識字，舅舅可

直難為情

通文墨麼？金生道：小生在鄉中，以儒為業，那詩書是本等，就是經史百家，也多涉獵過的，有甚麼不曉得的勾當？將軍喜道：不瞞舅舅說，我自小失學，遭遇亂世，靠着長鎗大戟，掙到此地位，幸得吾王寵任，趨附我的儘多，日逐賓客盈門，沒個人替我接待，往來書札堆滿，沒個人替我裁答，我好些不耐煩。今幸得舅舅到此，既然知書達禮，就在我門下做个記室，我也便當了好些。況關至親，料舅舅必不棄嫌的。舅舅心下何如？金生是要在裏頭的，答道：只怕小生才能淺薄，不稱將軍任使，豈敢推辭？將軍見說，大喜，連忙在

本也之甚

裡頭去取出十來封書啟來交與金生道就煩舅舅替我看詳裏面意思回他一回我正為這些難處而今却好了金生拿到書房裡去從頭至尾逐封逐封備審來意一一回答停當將稿來與將軍看將軍就叫金生讀一遍就帶些解說在裏頭聽罷將軍拍手道妙妙句句像我肚裏要說的話好舅舅是天送來幫我的了從此一發看待得甚厚金生是個聰明的人在他門下知高識低溫和待人自內至外沒一個不喜歡他的他又愈加謹慎說話也不敢聲高將軍面前只有說他好處的將軍得意自不必說却是金

補銜之所
以服黃祖也

此亦妻緊

生主意只要安得身牢尋个空便見見妻子剖訴苦情亦且妻子隨着別人已經多年不知他心腹怎麼樣了也要與他說个倒斷誰想自廳前一見之後再不能勾相會欲要與將軍說那要見的意思又恐怕生出疑心來反為不美私下要用些計較通个消息怎當得閨閣深邃內外隔絕再不得一个便處日挨一日不覺已是幾個月了時值交秋天氣西風夜起白露為霜獨處空房感嘆傷悲終夕不寐思量妻子翠翠這個時節綉圍錦帳同人臥起有甚不快活處不知心裏還記念着我否怎知我如此冷落孤恹時

為情

刻難過乃將心事做成一詩道

好花移入玉闌干，春色無緣得再看。

樂處豈知愁處苦，別時雖易見時難。

何年塞上重歸馬，此夜庭中獨舞鸞。

霧閣雲窗深幾許，可憐辜負月團團。

詩成寫在一張箋紙上了，要寄進去與翠翠看，等他

知其心事，但恐怕泄漏了風聲，生出一個計較來，把

一件布袍折開了領線，將詩藏在領內了，外邊仍舊

縫好，叫那書房中伏侍的小豎來說道：「天氣冷了，我

身上單薄，這件布袍垢穢不堪，你替我拿到裏頭去，

交付我家妹子，叫他拆洗一拆洗，補一補好，拿來與

我穿，再把出百來個錢與他道：「我央你走走，與你這

錢買菓兒喫。」小豎見了錢，千歡萬喜，有甚麼推托，拿

了布袍一徑到裏頭去，交與翠翠道：「外邊劉官人叫

拿進來付與翠娘整理的。」翠翠曉得是丈夫寄進來的，

的必有緣故，叫他放下了，過一日來，拿小豎自去了。

翠翠把布袍從頭至尾看了一遍，想道：「是丈夫傷身着身

的衣服，我多時不與他縫紉了，眼淚索珠也似的掉

將下來，又想道：「丈夫到此多時，今日特地寄衣與我，

決不是為要拆洗，必有甚麼機關在裏面掩了門把

來細細拆將開來，剛拆得領頭，果然一張小小字紙，縫在裏面，却是一首詩。翠翠將來細讀，一頭讀，一頭哽哽咽咽，只是流淚讀罷，哭一聲道：「我的親夫呵，你怎知我心事來，噙着眼淚，慢慢把布袍洗補好，也做一詩縫在衣領內了。」仍叫小豎拿出來，付與金生。金生接得，拆開衣領看時，果然有了回信，也是一首詩。金生拭淚讀其詩道：

一自鄉關動戰鋒，
舊愁新恨幾重重。
腸雖已斷情難斷，
生不相從死亦從。
長使德音藏破鏡，
終教子建賦游龍。

綠珠碧玉心中事。

今日誰知也到儂。

金生讀罷其詩，纔曉得翠翠出于不得已，其情已見。又見他把死來相許，料道今生無有完聚的指望了，感切傷心，終日鬱悶涕泣，茶飯懶進，遂成痞鬲之疾。將軍也着了急，屢請醫生調治，又道是心病還須心上醫。你道金生這病，可是醫生醫得好的麼？看看日重一日，只待不起，裡頭翠翠聞知此信，心如刀刺，只得對將軍說了，要到書房中來看看哥哥的病症。將軍看見病勢已凶，不好阻他，當下依允。翠翠纔到得書房中來，這是他夫妻第二番相見了。可憐金生在

居不早此

床上一絲兩氣轉動不得翠翠見了十分傷情噙着眼淚將手去扶他的頭起來低低喚道哥哥掙扎着你妹子翠翠在此看你說罷淚如泉湧金生聽得聲音撐開雙眼見是妻子翠翠扶他長嘆一聲道妹妹我不濟事了難得你出來見這一面趁你在此我成在你手裡了也得瞑目便叫翠翠坐在床邊自家強擡起頭來枕在翠翠膝上奄然而逝翠翠哭得個發昏章第十一報與將軍知道將軍也着實可憐他又恐怕苦壞了翠翠分付從厚殯殮替他在道場山脚下尋得一塊好平坦地面將棺木送去安葬翠翠又

石人下淚

纔是幻時
不食之初
心

言甚可憐
那得不聽

對將軍說了自家親去送殯直看墳塋封閉了慟哭得幾番死去叫醒然後回來自此精神恍惚坐臥不寧染成一病李將軍多方醫救翠翠心裏巴不得要死並不肯服藥展轉床蓆將及兩月一日請將軍進房來帶着眼淚對他說道妾自從十七歲上拋家相從已得八載流離他鄉眼前並無親人止有一個哥哥今又死了妾病若畢竟不起切記我言可將我尸骨埋在他鄉孤鬼便是將軍不忘賤妾之大恩也言畢大哭將軍好生不忍把好言安慰他叫他休把閒事

縈心且自將息說不多幾時昏沉上來早已絕氣將軍慟哭一番念其臨終叮囑之言不忍違他果然將去葬在金生塚傍可憐金生翠翠二人生前不能成雙虧得詭認兄妹歿後倒得做一處了已後國朝洪武初年于時張士誠已滅天下一統路途平靜翠翠家裏淮安劉氏有一舊僕到湖州來販絲綿偶過道場山下見有一所大房子綠戶朱門槐柳掩映門前有兩個人一男一女打扮並肩坐着僕人道大戶人家家眷打點遠避而過忽聽得兩人聲喚走近前去看時却是金生與翠翠翠翠開口問父母存亡及

鄉里光景僕人一一回荅已畢僕人問道娘子與郎君離了鄉里多年爲何到在這裡住家起來翠翠道起初兵亂時節我被李將軍擄到這裡後來郎君遠來尋訪將軍好意仍把我歸還郎君所以就僑居在此了僕人道小人而今就回淮安娘子可修一封家書帶去報與老爹安人知道省得家中不知下落終日懸望翠翠道如此最好就領了這僕人進去留他喫了晚飯歇了一夜明日將出一封書來叫他多多拜上父母僕人謝了帶了書來到淮安遞與劉老此時劉金兩家久不見二人消耗自然多道是兵戈歿

亡了、忽見有家書回來、問是湖州寄來的、道兩人見
住在湖州了、真个是喜從天降、叫齊了一家骨肉、盡
來看這家書、元來是翠翠出名寫的、乃是長篇四六
之書、書上寫道、

此原傳筆
也幽明相
通一訴情
事何至虛
文可厭乃
尔老學究
伎俩然改
之無端姑
仍其旧

伏以父生母育、難酬罔極之恩、夫唱婦隨、夙著三
從之義、在人倫而已定、何時事之多艱、曩者漢日
將傾、楚氛甚惡、倒持太阿之柄、擅弄潢池之兵、封
豕長蛇、互相吞併、雄蜂雌蜺、各自逃生、不能玉碎
于亂離、乃至瓦全于倉卒、驅馳戰馬、隨逐征鞍、望
高天而八翼莫飛、思故國而三魂屢散、良辰易邁、

傷青鸞之伴、木雞怨耦、爲仇、懼烏鴉之打、丹鳳雖
應、醉而爲樂、終感激以生悲、夜月杜鵑之啼、春風
蝴蝶之夢、時移事往、苦盡甘來、今則楊素覽鏡而
歸、妻王散開閣而放妓、蓬島踐當時之約、瀟湘有
故人之逢、自憐賦命之屯、不恨尋春之晚、章臺之
柳、雖已折于他人、玄都之花、尚不改于前度、將謂
瓶沈而簪折、豈期壁返而珠還、殆同玉簫女兩世
姻緣、難比紅拂妓一時配合、天與其便、事非偶然、
剪鸞膠而續斷絃、重諧繾綣、托魚腹而傳尺素、謹
致叮嚀、未奉甘旨、先此申復、

止重疊叙
已事並不
寒暗父母
亦無是理

讀罷大家歡喜劉老問僕人道你記得那里住的去處否僕人道好大房子我在裏頭歇了一夜打發了家書來的怎不記得劉老道既如此我同你湖州去走一遭會一會他夫妻來當下劉老收拾盤纏別了家裏一同僕人徑奔湖州僕人領至道場山下前日留宿之處只叫得聲奇怪連房屋影響多沒有那里說起高堂大厦惟有些野草荒煙狐踪兔跡茂林之中兩個墳堆相連劉老道莫不錯了僕人道前日分明在此與我喫的是湖州香稻米飯茗溪中鮮鯽魚烏程的酒明明白白住了一夜去的怎會得錯正疑

酒食却自何來

怪間恰好有一个老僧杖錫而來劉老與僕人問道老師父前日此處有所大房子有个金官人同一个劉娘子在裏邊居住今如何不見了老僧道此乃李將軍所葬劉生與翠翠兄妹兩人之墳那有甚麼房子來敢是見鬼了劉老道見有寫的家書寄來故此相尋今家書見在豈有是鬼之理急在纏袋裏摸出家書來一看乃是一副白紙纔曉得果然是鬼這里正是他墳墓因問老僧道適間所言李將軍何在我好去問他詳細老僧道李將軍是張士誠部下的已為天朝誅滅骨頭不知落在那里了怎得有這樣

能幻形見
僕而不見
矣亦所不
解

墳土堆埋呢。你到何處尋去。劉老見說。知是二人已
歿。不覺大慟。對着墳墓道。我的兒。你把一封書賺我
千里遠來。本是要我見一面的意思。今我到此地了。
你們却潛踪隱跡。沒處追尋。叫我怎生過得。我與你
父子之情人。鬼可以無間。你若有意。千萬見我一見。
放下我的心罷。老僧道。老檀越不必傷悲。此二位官
人娘子。老僧定中時得相見。老僧禪舍去此不遠。老
檀越今日已晚。此間露立不便。且到禪舍中一宿。待
老僧定中。與他討个消息。回你何如。劉老道。如此極
感。老師父指點。遂同僕人隨了老僧。行不上半里。到

了禪舍中。老僧將素齋與他主僕喫用。收拾房臥安
頓好。老僧自入定去了。劉老進得禪房。正要上床。忽
聽得門響處。一對少年的夫妻。走到面前。仔細看來。
正是翠翠與金生。一同拜跪下去。悲啼宛轉。說不出
話來。劉老也揮着眼淚。撫摩着翠翠道。兒。你有說話
只管說來。翠翠道。向者不幸。遭值亂兵。忍恥偷生。離
鄉背井。叫天無路。度日如年。幸得良人不弃。特來相
訪。托名兄妹。暫得相見。隔絕夫婦。彼此含冤。以致良
人先亡。兒亦繼沒。猶喜許我附墓。今得魂魄相依。惟
恐家中不知。故特托僕人寄此一信。兒與金郎生雖

異處。歿却同歸。兒願已畢。父母勿以爲念。劉老聽罷。哭道。我今來此。只道你夫妻還在。要與你們同回。故鄉。今卻雙雙去世。我明日只得取汝骸骨歸去。遷于先壟之下。也不辜負我來這一番。翠翠道。向者因願念雙親。寄此一書。今承父親遠至。足見慈愛。故不避幽冥。敢與金郎同來相見。骨肉已逢。足慰相思之苦。若遷骨之命。斷不敢從。劉老道。却是爲何。翠翠道。兒生前不得侍奉親闈。歿後也該依傍祖壟。只是陰道尚靜。不宜勞擾。況且在此溪山秀麗。草木榮華。又與金郎同棲一處。因近禪室。時聞妙理。不久就與金郎

心願只在
還耳

托生重爲夫婦。在此已安。再不必提起。他說了。抱住劉老。放聲大哭。寺裏鐘鳴。忽然散去。劉老哭將醒來。乃是南柯一夢。老僧走到面前。道。夜來有所見否。劉老一一述其夢中之言。老僧道。賢女輩精靈未泯。其言可信也。幽冥之事。老檀越旣已見得如此明白。也不必傷悲了。劉老再三謝別了老僧。一同僕人到城市中。辦了些牲醴酒饌。重到墓間。澆奠一番。哭了一場。返棹歸淮安去了。至今道場山有金翠之墓。行人多指爲佳話。此乃生前隔別。歿後成雙。猶自心願滿足。顯出這許多靈異來。真乃是情之所鍾也。有詩爲

証

連理何須一處栽，多情只願共同埋。
試看金翠當年事，憤憤將軍更可哀。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六終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七

呂使君情媁宦家妻 吳太守義配儒門女

詞曰

疎眉秀盼向春風，還是宣和裝束。貴氣盈盈姿態
巧，舉止況非凡俗。宋室宗姬，秦王幼女，曾嫁欽慈
族。干戈橫蕩，事隨天地翻覆。一笑邂逅相逢，勸
人滿飲，旋吹橫竹。流落天涯，俱是客。何必平生相
熟。舊日榮華，如今憔悴，付與杯中醪。興亡休問，爲
伊且盡船玉。

這一首詞名喚念奴嬌，乃是宋朝使臣張孝純在粘

罕席上有所見之作當時靖康之變徽欽被擄不知
多少帝女王孫被犬羊之類群驅北去正是內人紅
袖泣王子白衣行的時節到得那里誰管你是金枝
玉葉多被磨滅得可憐有些顏色技藝的纔有豪門
大家收作奴婢又算是有下落的了其餘驅來逐去
如同犬彘一般張孝純奉使到彼雲中府在大將粘
罕席上見个吹笛勸酒的女子是南方聲音私下偷
問他乃是秦王的公主粘罕取以為婢說罷嗚咽流
涕孝純不勝傷感故賦此詞後來金人將欽宗遷往
大都燕京在路行至平順州地方駐宿在館驛之中

時逢七夕佳節金虜家規制是日官府在驛中排設
酒肆任從人沽酒會飲欽宗自在內室坐下閑看外
邊喧鬧只見一个鞦韆領了幾個少年美貌的女子
在這些飲酒的座頭邊或歌或舞或吹笛斟着酒勸
着座客座客吃罷各賞些錢鈔或是酒食之類衆女
子得了就去納在鞦韆處鞦韆婆又嫌多道少打那討
得少的這個鞦韆婆想就是中華老鴇兒一般少間驛
官叫一个皂衣吏典賣了酒食來送欽宗其時欽宗
只是軟巾長衣秀才打扮那鞦韆婆也不曉得是前日
中朝的皇帝道是客人吃酒差一个吹橫笛的女子

到室內來伏侍女子看見是南邊官人，心裡先自悽慘，嗚嗚咽咽，吹不成曲。欽宗對女子道：「我是你的鄉人，你東京是誰家女子？」那女子向外邊看了，又看不敢一時就說，直等那韃婆站得遠了，方說道：「我乃百王宮魏王孫女，先嫁欽慈太后姪孫，京城既破，被賊人擄到此地，賣在粘罕府中做婢。後來主母嫉妬，終日打罵，轉賣與這個胡婦，領了一同衆多女子，在此日夜求討酒錢食物，各有限數，討來不勻，就要痛打。不知何時，是了官人，也是東京人，想也是被擄來的了。欽宗聽罷，不好回言，只是暗暗淚落，目不忍視。好

好打發了他出去。這個女子便是張孝純席上所遇的那一個。詞中說：「秦王幼女，秦王乃是廷美之後。徽宗時改封魏王，魏王卽秦王也。真个是鳳子龍孫，遭着不幸，流落到這個地位，豈不可憐！此乃是天地反常時節，連皇帝也顧不得自家身子，這樣事體，不在話下。還有個清平世界，世代爲官的人家，所遭不幸，也墮落了的。若不是幾個好人相逢，怎能勾拔得個身子出來，所以說

紅顏自古多薄命

若落娼流更可憐

但使逢人提掇起

淤泥原會長青蓮

話說宋時饒州德興縣有个官人董賓卿字仲臣。夫
人是同縣祝氏。紹興初年官拜四川漢州太守。全家
赴任。不想仲臣做不得幾時。死在官上。了一家老小
人口又多。路程又遠。宦囊又薄。算計一時間歸來不
得。只得就在那邊尋了房子。權且駐下。仲臣長子元
廣。也是祝家女婿。他有祖蔭在身。未及調官。今且守
孝在漢州。三年服滿。正要別了母親兄弟。挈了家小
赴闕聽調。待補官之後。看地方如何。再來商量。搬取
行李。未行之先。其妻祝氏又死。遺有一女元廣
就在漢州娶了一个富家之女。做了繼室。帶了妻女。

同到臨安補官。得了房州竹山縣令。地方窄小。又且
路遠。也不能勾去四川接家屬。只同妻女在衙中過
了三年。考滿。又要進京。當時挈家東下。且喜竹山到
臨安。雖是路長。却自長江下了船。乃是一水之地。有
同行駐泊一船。也是一个官人在內。是四川人。姓呂。
人多稱他爲呂使君。也是到臨安公幹的。這個官人
年少風流。模樣俊俏。雖然是个官人。還像个子弟。一
般棲泊相並。兩邊彼此動問。呂使君曉得董家之船。
是舊漢州太守的兒子在內。他正是往年治下舊民。
過來相拜。董元廣說起親屬。尚在漢州居駐。又兼繼

果然這起
家來

室也是漢州人氏正是通家之誼大家道是在此聯
舟相遇寔爲有緣彼此欣幸大凡出路之人長途寂
寞巴不得尋些根絆圖个往來況且同是衣冠中體
面相等往來更便因此兩家不是你到我船中就是
我到你船中或是飲酒或是下棋或是閑話真个是
無日不會就是骨肉相與不過如此這也是官員每
出外的常事不想董家船上却動火了一个人你道
是那个正是那竹山知縣的晚孺人元來董元廣這
个繼室不是頭婚先前曾嫁過一个武官只因他丰
姿妖艷情性淫蕩武官十分嬖愛儘力奉承日夜不

歇淘虛了身子一病而亡青年少寡那里熬得待要
嫁人那邊廂人聞得他妖淫之名没人敢攬頭故此
肯嫁與外方纔嫁這個董元廣怎當得元廣稟性怯
弱一發不濟再不能暢他的意他欲心如火無可煞
渴之處因見這呂使君丰容俊美就了不得動火起
來況且同是四川人鄉音慣熟到比丈夫不同但是
到船中來裡頭添茶煖酒十分親熱又拋聲調噪要
他曉得那呂使君乖巧之人頗解其意只礙着是同
袍間一時也下不得手誰知那孺人或是露半面或
是露全身眉來眼去恨不得一把抱了他進來日間

眼裡欠了沒處瀉得，但是想起只做丈夫不着，不住的
 的要幹事，弄得元廣一絲兩氣支持不過，疾病上了
 身子，呂使君越來候問，慇懃曉夜無間，趁此就與董
 孺人眉目送情，兩下做光，已此有好幾分了。舟到臨
 安，董元廣病不能起，呂使君分付自己船上道，董爺
 是我通家，既然病在船上，上去不得，連我行李也不
 必發上岸，只在船中下着，早晚可以照管我所有公
 事，撞進城去，勾當罷了。過了兩日，董元廣畢竟歿了。
 呂使君出身替他經紀喪事，凡有相交來吊的，只說
 通家情重，應得代勞來往的人，盡多贊歎他高義出

世人味
雅在乃爾

人。今。時。罕。有。那。曉。得。他。自。有。一。副。肚。腸。藏。在。裡。頭。不
 與。人。知。道。的。正。是

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
 假若當時身便歿，一生真偽有誰知。

呂使君與董孺人計議道：饒州家鄉又遠，蜀中信息
 難通，令公棺柩不如就在臨安權且擇地安葬。他年
 親丁集會了，別作道理商量已定。也都是呂使君擺
 撥一面，將棺柩厝頓停當。事體已完，孺人率領元廣
 前妻遺女出來拜謝使君。孺人道：亡夫不幸，若非大
 人周全料理，賤妾玆玆母子怎能勾亡夫入土。真乃

還是孺人
行止要緊

是骨肉之恩也。使君道：下官一路感蒙，令公不棄通家往來，正要久遠相處，豈知一旦棄撇，客途無人料理。此自是下官身上之事，小小出力，何足稱謝。只是殯事既畢，而今孺人還是作何行止？孺人道：亡夫家口盡在川中，妾身也是川中人，此間並無親戚可投，只索原回到川中去，只是路途迢遞，笑笑母子無可倚靠，寸步難行，如何是好？使君陪笑道：孺人不必憂慮，下官公事勾當一完，也要即回川中，便當相陪同往。只望孺人勿嫌棄足矣。孺人也含笑道：果得如此，提挈還鄉，有日寸心感激，豈敢忘報。使君帶着笑，丟

个眼色道：且看孺人報法何如。兩人之言，俱各有意。彼此心照，只是各自一隻官船。人眼又多，性急不便做手脚，只好嚙乾唾而已。有一隻商調錯葫蘆單道：這難過的光景。

兩情人各一舟，總春心不自由。只落得雙飛蝴蝶，
夢莊周活冤家，猶然不聚頭。又不知幾時消受。抵
少眼穿腸斷為牽牛。

却說那呂使君，只為要營勾這董孺人，把自家公事，趲幹起了一面支持動身。兩隻船廝幫着，一路而行，前前後後，止隔着盈盈一水，到了一個馬頭上。董孺

人整備着一席酒以謝孝為名單請着呂使君呂使君聞召千歡萬喜打扮得十分俏倬趨過船來孺人笑容可掬迎進艙裡口口稱謝三杯茶罷安了席東西對坐了小女兒在孺人肩下打橫坐着那女兒止得十來歲未知甚麼頭腦見父親在時往來的只說道可以同坐吃酒的了船上外水的人見他們說的多是一口鄉談又見日逐往來甚密無非是關着至親的勾當那管其中就里誰曉得借酒為名正好兩下做光的時節正是一

茶為花博士

酒是色媒人

即知亦且奈何

兩人飲酒中間言來語去眉目送情又不須用着馬泊六竟是自家覲面打話有什麼不成的事只是耳目衆多也要遮飾些個看看月色已上只得起身作別使君道匆匆別去孺人晚間寂寞如何消遣孺人會意答道只好獨自个推窗看月耳使君曉得意思許他了也回道月色果好獨睡不穩也待要開窗玩月不可辜負此清光也你看兩人之言盡多有意一个說開窗一个說推窗分明約定晚間窗內走過相會了使君到了自家船中叫心腹家僮分付船上要兩船相並幫着官艙相對可以照管船上水手聽依

分付卽把兩船緊緊貼着住了人靜之後使君悄悄起身把自己船艙裏窗輕推開來看那對船時節艙裡小窗虛掩使君在對窗咳嗽一敲那邊把兩扇小窗一齊開了月光之中露出身面正是孺人獨自个在那里使君怵怵跳過船來這里孺人也不躲閃兩下相偎相抱竟到房艙中床上幹那話兒去了一个新寡的文君正要相如補空一个獨居的宋玉專待鄰女成雙一个是不繫之舟隨人牽挽一个如中流之楫惟我蕩搖沙邊瀾瀾好同眠水底

鴛鴦堪比樂

雲雨旣畢使君道在下與孺人無意相逢豈知得諧夙願三生之幸也孺人道前日瞥見君子已使妾不勝動念後來亡夫遭變多感周全女流之輩無可別報今日報以此身願勿以妾自獻爲嫌他日相棄使妾失望耳使君道承子不棄且自歡娛不必多慮自此朝隱而出暮隱而入日以爲常雖外邊有人知道也不顧了一日正歡樂間使君忽然長嘆道目下幸得同路而行且喜蜀道尚遠還有幾時若一到彼地你自有家我自有室豈能長有此樂哉孺人道不是這樣說妾夫旣身亡又無兒女若到漢州或恐親屬

拘礙今在途中，惟妾得以自主，就此改嫁從君，不到那董家去了。誰人禁得我來？使君聞言，不勝欣幸道：「若得如此，足感厚情。在下益州成都，那縣自有田宅莊房，儘可居住。那是此間去的便道，到得那里，我接你上去住了。打發了這兩隻船，董家人願隨的就等。他隨你住了，不願的聽他到漢州去，或各自散去。漢州又遠，料那邊多是孤寡之人，誰管得到這里的事。倘有人說話，只說你遭喪在途，我已禮聘為外室了，却也無奈我何。」孺人道：「這個纔是長遠計較。只是我身邊還有這小妮子，是前室祝氏所生，今這個却無去處，也是一累。」使君道：「這個一發不打緊，目下還小，且留在身邊養着。日後有人訪着，還了他去，没人來訪，等長大了，不拘那里着落了，便是何足為礙。兩人一路商量的，停停當當到了那縣，果然兩船上東西盡情搬上去住了。可惜董家竹山一任縣令，所有官資連妻女多屬之他人，隨來的家人也儘有不平的。却見主母已隨順了，呂使君又是個官宦，誰人敢與他爭得？只有氣不伏，不情願的當下四散而去。呂使君雖然得了這一手便宜，也被這一干去的人各處把這事播揚開了，但是聞得的與舊時稱贊他高誼。

必有宿負
不然何慘
至此

把這事播揚開了，但是聞得的與舊時稱贊他高誼。

的盡多譏他，沒行止鄙薄其人。至於董家關親的見說着這話，一發切齒痛恨，自不必說了。董家關親的莫如祝氏最切。他兩世嫁與董家，有好些出仕的在外，盡多是他夫人每弟兄叔侄之稱。有一個祝次騫在朝爲官，他正是董元廣的妻兄，想着董氏一家飄零四散，元廣妻女被人占據，亦且不知去向。日夜係心，其時鄉中王恭肅公到四川做制使，托他在所屬地方訪尋道里遼濶，誰知下落。乾道初年，祝次騫任嘉州太守，就除利路運使。那呂使君正補着嘉州之缺，該來與祝次騫交代。呂使君曉得次騫是董家前

此處極宜見他使其無地自容且可以偵得其甥次騫一誤致有落娼之辱天也

妻之族，他幹了那件短行之事，怎有膽氣見他。遷延稽留，不敢前來到任。祝次騫也恨着呂使君是禽獸一等人，心裡巴不得不見他。趁他未來，把印授解卸，交與僚官。權時収着，竟自去了。呂使君到得任時，也就有人尋他，別是非，彈上一本。朝廷震怒，狼狽而去。祝次騫枉在四川路上做了一番的官，竟不曾訪得甥女兒的消耗。心中常時抱恨，也是人有不了之願。天意必然生出巧來，直到乾道丙戌年間，次騫之子祝東老，名震亨，又做了四川總幹之職，受了檄文，前往成都公幹，道經綿州。綿州太守吳仲廣出來迎着。

二刻齋語 卷之七
置酒相款，仲廣元是待制學士出身，極是風流文采的人。是日郡中開宴，凡是應得承直的娼優，無一不集。東老坐間，看見戶椽傍邊立着一個妓女，姿態恬雅，宛然閨閣中人，絕無一點輕狂之度。東老注目不瞬，看勾多時，却好隊中行首到面前來斟酒。東老且不接他的酒，指着那戶椽傍邊的妓女問他道：「這個不是那個行首？」笑道：「官人喜他麼？」東老道：「不是喜他，我看他有好此與你們不同處，心下疑怪，故此問你。」行首道：「他叫得薛倩，東老正要細問，吳太守走出席來，對着巨觥來勸東老，只得住了話頭，接着太守手。」

妙女撚酸之態

中之酒放下，席間却推辭道：「賤量，寔不能飲，只可小杯適興。」太守看見行首正在傍邊，就指着巨觥分付道：「你可在此奉着總幹，是必要總幹飲乾，不然就要罰你。」行首笑道：「不須罰小的，若要總幹多飲，只叫薛倩來奉，自然毫不推辭。」吳太守也笑道：「說得古怪，想是總幹曾與他相識麼？」東老道：「震亨從來不曾到府，這里何緣得與此輩相接？」太守反問行首道：「這等你爲何這般說？」行首道：「適間總幹殷殷問及好生垂情于他，東老道：適纔邂逅之間，見他標格如野鶴在鷄群，據下官看起來，不像是個中之人，心裡疑惑，所。」

以在此詢問他爲首的，豈關有甚別意來。太守道：「旣然如此，只叫薛倩侍在總幹席傍勸酒罷了。」行首領命就喚將薛倩來侍着。東老正要問他來歷，恰中下懷，命取一个小杌子賜他坐了，低問他道：「我看你定然不是風塵中人，爲何在此？」薛倩不敢答應，只嘆口氣，把閑話支吾過去。東老越越疑心，過會又問道：「你可實對我說。」薛倩只是不開口。要說又住了。東老道：「直說不妨。」薛倩道：「說也無幹，落得羞人。」東老道：「你儘說與我知道。」焉知無益。薛倩道：「尊官盤問不過，不敢不說。其寔說來可羞，我本好人家兒女，祖父俱曾做

官，所遭不幸，失身辱地，只是前生業債所欠。今世償還，說他怎的。東老惻然動心道：「汝祖汝父，莫不是漢州知州竹山知縣麼？」薛倩大驚，哭將起來道：「官人如何得知？」東老道：「果若是汝母當姓祝了。」薛倩道：「後來的是繼母，生身亡母，正是姓祝。」東老道：「汝母乃我姑娘，也不幸早亡，我聞你與繼母流落于外，尋覓多年，竟無消耗，不期邂逅于此，却爲何失身妓籍，可備與我說。」薛倩道：「自從父親亡後，卽有呂使君來照管喪事，與同繼母一路歸川，豈知得到川中，經過他家門首，竟自盡室占爲已有。繼母與我多隨他居住多年，

元來董瑞
人又弄成
一個了

那年壞官回家鬱鬱不快一病而亡連繼母無所倚
靠便將我出賣得了薛媽七十千錢遂入妓籍今已
是一年多了追想父親亡時年紀雖小猶在目前豈
知流落羞辱到了這個地位言畢失聲大哭東老不
覺也哭將起來初時說話低微眾人見他交頭接耳
盡見道無非是些調情肉麻之態那里管他就裡直
見兩人多哭做一堆方纔一座驚駭盡來詰問東老
道此話甚長不是今日立談可盡況且還要費好此
周折改日當與守公細說罷了太守也有此疑心不
好再問酒罷各散東老自向公館中歇宿去了薛倩

薛媽望賞
賜耳若知
自此失女
必不來也

到得家裡把席間事體對薛媽說道總幹官府是我
親眷今日說起已自認帳明日可到他寓館一見必
有出格賞賜薛媽千歡萬喜到了第二日薛媽率領
了薛倩來到總幹館舍前求見祝東老見說即叫放
他母子進來正要與他細話只見報說太守吳仲廣
也來了東老笑對薛倩道來得正好薛倩母子多未
知其意太守下得轎薛倩走過去先叩了頭太守笑
道昨日哭得不勾今日又來補麼東老道正要見守
公說昨日哭的緣故此子之父董元廣乃竹山知縣
祖父仲臣是漢州太守兩世衣冠之後只因祖歿漢

州父又歿於都下，妻女隨在舟次，所遇匪人，流落到此地位，乞求守公急為除去樂籍。太守惻然道：「元來如此，除籍在下官所司，甚為易事。但除籍之後，此女畢竟如何？若明公有意當為效勞。」東老道：「不是這話。此女之母，卽是下官之姑。下官正與此女為嫡表兄妹，今既相遇，必須擇個良人嫁與他，以了其終身。但下官尚有公事須去，一時未得便有這樣湊巧的愚意，欲將此女暫托之尊夫人處安頓幾時。下官且到成都，往回一番，待此行所得諸臺及諸郡餽遺路贐之物，悉將來為此女的嫁資，慢慢揀選一個佳婿與

他。也完我做親眷的心事。」太守笑道：「天下義事，豈可讓公一人做盡了？我也當出二十萬錢為助。」東老道：「守公如此高義，此女不幸中大幸矣。當下分付薛倩，隨着吳太守到衙中奶奶處住着，等我來時再處太守帶着自去。」東老叫薛媽過來，先賞了他十千錢，說道：「薛倩身價在我身上，加利還你。」薛媽見了是官府做主，怎敢有違，只得凄凄涼涼自去了。東老一面往成都進發，不題。且說吳太守帶得薛倩到衙裡來，叫他見過了夫人，說了這些緣故，叫夫人好好看待他。夫人應允了。吳太守在衙裡仔細把薛倩舉動看了。

吳太守若
亦是呂使
君此女不
能免矣

多時見他仍是滿面憂愁不歇的嘆氣心裡忖道他是好人家兒女一向墮落那不得意是怪他不得的今既已遇着表兄相托收在官衙他日打點嫁人已提挈在好處了爲何還如此不快他心中畢竟還有掉不下的事教夫人緩緩盤問他備細薛倩初時不肯說吳太守對他道不拘有甚麼心事只管明白說來我就與你做主薛倩方纔說道官人再三盤問不敢不說說來也是枉然的太守道你且說來看是如何薛倩道賤妾心中寔是有一个人放他不下所以被官人看破了太守道是甚麼人薛倩道妾身雖在

烟花之中那些浮浪子弟未嘗傾心交往只有一个書生年方弱冠尚未娶妻曾到妾家往來彼此相愛他也曉得妾身出于良家深加憫恤越覺情濃但是入城必來相叙他家父母知道拿回家去痛打一頓鎖禁在書房中以後雖是時或有个信來再不能勾見他一面了今蒙官人每擡舉若脫離了此地料此書生無緣再會所以不覺心中怏怏撇放不開豈知被官人看了出來太守道那个書生姓甚麼薛倩道姓史是个秀才家在鄉間太守道他父親是甚麼人薛倩道是个老學究太守道他多少家事娶得你起

惟其無錢
所以有債

麼薛倩道因是寒儒之家那書生雖往來了幾番原
自力量不能破費不多只為情上難捨頻來看覷他
家兀自道破壞了家私狠下禁鎖怎有錢財娶得妾
身太守道你看得他做人如何可真心得意他否薛
倩道做人是个忠誠有餘的不是那些輕薄少年所
以妾身也十分敬愛誰知反為妾受累而今就得意
也沒處說了說罷早又眼淚落將出來太守問得明
白出堂去僉了一張密票差一个公人撥與一匹快
馬急取綿州學史秀才到州有官司勾當不可遲悞
公人得了密票狐假虎威扯做了一場火急勢頭

下鄉來敲進史家門去將硃筆官票與看乃是府間
遣馬追取秀才立等回話的公事史家父子驚得呆
了各沒想處那老史埋怨兒子道定是你終日宿娼
被他家告害了再無他事史秀才道府尊大人取我
又遣一疋馬來焉知不是文賦上邊有甚麼相商處
老史道好來請你東帖不用一个出張硃票史秀才
道决是没人告我父子两个胡猜不住公人只催起
身老史只得去收拾酒飯待了公人又送了些辛苦
錢打發兒子起身到州裡來正是

烏鴉喜鵲同聲
吉凶全然未保

今日捉將官去，這回頭皮送了。

史生同了官差一程來到州中，不知甚麼事，穿了小服，進見太守。太守教換了公服相見。史生纔把疑心放下了，好些換了衣服，進去行禮已畢。太守問道：「秀才家小小年紀，怎不苦志讀書，倒來非禮之地頻遊，何也？」史生道：「小生誦讀詩書，頗知禮法，蓬窗自守，從不遊甚非禮之地。太守笑道：『也曾去薛家走走麼？』史生見道着真話，通紅了兩頰，道：『不敢欺大人。客寓州城，誦讀餘功，偶與朋友輩適興閒步，容或有之，並無越禮之事。』太守又道：『秀才家說話，不必遮飾，試把

與薛倩往來事情實訴我知道。史生見問得親切，曉得瞞不過了，只得答道：「大人問及于此，不敢相誑。此女雖落娼地，實非娼流，乃各門宦裔，不幸至此。小生偶得邂逅，見其標格，有似良人，問得其詳，不勝義憤。自惜身微力薄，不能拔之風塵，所以憐而與游。雖係兒女子之私，寔亦士君子之念。然如此鄙事，不知大人何以知而問及？殊深惶愧，只得實陳。伏乞大人容恕。太守道：『而今假若以此女配足下，足下願以之爲室家否？』史生道：『淤泥青蓮，亦願加以拂拭，但貧士所不能，不敢妄想。』太守笑道：『且站在一邊，我教你看一

不敢請耳
固所願也

件事就掣一枝簽，喚將薛媽來。薛媽慌忙來見太守，太守叫庫吏取出一百道官券來，與他道：「昨聞你買薛倩身價，止得錢七十千，今加你價三十千，共一百道，你可領着。」時史生站在傍邊，太守用手指着對薛媽道：「汝女已嫁此秀才了，此官券卽是我與秀才出的聘禮也。」薛媽不敢違拗，只得收了。當下認得史生的，又不好問得緣故，老媽們心性見了一百千，算來不虧了本，隨他女兒短長，也不在他心上。不啻三七十二，歡歡喜喜自出去了。此時史生看見太守如此發放，不曉其意，心中想道：「難道太守肯出已錢討

可程
掉下美

來與我不成，這怎麼解出了神，沒可想處。太守喚史生過來，笑道：「足下苦貧，不能得娶適間已爲足下下聘了，今以此女與足下爲室，可喜歡麼？」史生扣頭道：「不知大人何以有此天恩，出自望外，豈不踴躍？但家有嚴父，不敢不告。若知所娶娼女事，亦未必可諧。所慮在此耳。」太守道：「你還不知此女爲總幹祝使君表姝，前日在此相遇，已托下官脫了樂籍，俟成都歸來，替他擇婿。下官見此義舉，原許以二十萬錢助嫁。今此女見在我衙中，昨日見他心事不決，問得其故，知與足下兩意相孚，不得成就，下官爲此相請，欲爲你

兩人成此好事，適間已將十萬錢還了薛媪。今再以十萬錢助足下婚禮，以完下官口信。待總幹來時，整備成親。若尊人問及，不必再提起薛家，只說總幹表妹下官為媒，無可慮也。史生見說，歡喜非常，謝道：「鮑生何幸，有此奇緣，得此恩遇，雖粉骨碎身，難以稱報。」太守又叫庫吏取一百道官券，付與史生。史生領下，拜謝而去。看見丹墀之下，荷花正開，賦詩一首，以見感恩之意。詩云：

蓮染青泥埋暗香，東君移取一齊芳。
擎珠擬作啣環報，已學葵心映日光。

史生到得家裡，照依太守說的話，回覆了父母。父母道是喜從天降，不費一錢，攀了好親事。又且見有許多官券，拿回家來，問其來歷。說道是太守助的花燭之費，一發支持有餘，十分快活。一面整頓酒筵，各項只等總幹回信。不題。却說吳太守雖已定下了史生在薛倩面前，只不說破。隔得一月，祝東老成都事畢，重回綿州來見太守。一見便說表妹之事。太守道：「別後已幹辦得一個佳婿在此，只等明公來便可嫁了。」東老道：「此行所得，合來有五十萬，今當悉以付彼，使其成家立業。」太守道：「下官所許二十萬，已將十萬還

未有見利而不喜者

其身價十萬備其婚資今又有此助可以不憂生計况其人可倚明公可以安心了東老道婿是何人太守道是个書生姓史今即去召他來相見東老道書生最好太守立刻命人去召將史秀才來到教他見了東老東老見他少年丰姿出眾心裡甚喜太守即擇取來日大吉叫他備轎明日到州迎娶家去太守回衙對薛倩道總幹已到佳婿已擇得有人看定明日成婚婚資多備從此為良人婦了薛倩心裏且喜且悲喜的是虧得遇着親眷又得太守做主脫了賤地嫁个丈夫立了婦名悲的是心上書生從此再不

能勾相會了正是

哭啼俱不敢
早知燈是火

方信做人難
落得放心安

明日祝東老早到州中坐在後堂與太守說了教薛倩出來相見東老即將五十萬錢之數交與薛倩道聊助子妝奩之費少盡姑表之情只無端累守公破費二十萬甚為不安太守笑道如此美事豈可不許我費一分乎薛倩叩謝不已東老道婿是守公所擇頗為得人終身可傍矣太守笑道婿是令表妹所自擇與下官無干東老與薛倩俱愕然不解太守道少

總幹本中
表不足奇
也太守實
難及矣

頃自見正話間門上進稟史秀才迎婚轎到太守立請史秀才進來指着史生對薛倩道前日你再三不肯說我道說明白了好與你做主今以此生爲汝夫汝心中沒有不足處了麼薛倩見說方敢擡眼一看正是平日心上之人方曉得適間之言心下暗地喜歡無盡太守立命取香案教他兩人拜了天地已畢兩人隨即拜謝了總幹與太守太守分付花紅羊酒鼓樂送到他家東老又命從人擡了這五十萬嫁資一齊送到史家家裡來史家老兒只說是娶得總幹府表妹以此爲榮却不知就是兒子前日爲闕了廝

鬧的表子後來漸漸明白却見兩處大官府做主又平白得了許多嫁資也心滿意足了史生夫妻二人感激吳太守做个木主供在家堂奉祀香火不絕次年史生得預鄉薦東老又着人去漢州訪着了董氏兄弟托與本處運使周給了好些生計來通知史生夫妻二人教他相通往來史生後來得第好生照管妻家漢州之後得以不絕此乃是不幸中之幸遭遇得好人有此結果不然世上的人多似呂使君那兩代爲官之後到底墮落了天網恢恢正不知呂使君子女又如何哩

公卿宣淫，誤人兒女，不遇手援，焉復其所。
 瞻彼穹廬，涕零如雨，千載傷心，王孫帝主。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七終

